宋槧太平御覽

宋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十一

羽族部八

鵲　山鵲　鳩　鷃　鵲鳴

鵲

禮記月令曰季冬之月鵲始巢

詩曰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

又曰鵲之彊彊鶉之奔奔

又曰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侜予美心焉忉忉

爾雅曰鵲鵙醜其飛擾郭璞注曰醜類也但速翅上下擾也

易通卦驗曰鵲者陽鳥先物而動先事而應見於木風之象令失節不巢陽氣不通故言春不東風也○周書曰小寒之日鵲始巢

欽定四庫全書

漢書曰梅福傳云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鳶鵲遭害則仁鳥增逝

魏志曰管輅至安德令劉長仁忽有鳴鵲來在閤屋上其聲甚急輅曰鵲言東北一婦昨殺夫牽引西家人離婁候不過月在虞淵之際告者至矣到時果有東北同伍民來告隣婦手殺其夫許言西家人與夫有嫌殺我壻也

吳志曰赤烏十二年有兩烏銜鵲墮東觀權使領丞相朱據燎鵲以祭

又曰孫邪爲南陽王之長沙行過蕪湖有鵲巢於帆牆故官僚皆憂慘以爲牆木傾危之象

晉書曰王澄爲荆州將之鎮送者傾朝澄見樹上鵲巢便脫衣上樹探鷙而弄之神氣蕭然傍若無人

又曰涼李歆時通衢大樹上有烏鵲爭巢鵲爲烏所殺

宋書曰徐羨之拜司空有雙鵲於太極殿東鴟尾鳴喚

後魏書曰李崇爲揚州刺史時有泉水湧於八公山頂壽春城中有魚無數從地湧出野鴨羣飛入城與鵲爭巢

北齊書曰武衛奚永洛與河內人張子信對坐有鵲鳴於庭樹鬬而墮焉子信曰鵲言不善向夕若有風從西南來歷樹拂堂角則有口舌事今夜有人喚必不得往子信去後果有風來至夜高儼使召永洛且云勑喚永洛欲赴其妻苦留稱墮馬脚折遂免於難

又曰李孝貞字元操信州刺史希禮之子也嘗詠鵲其佳句云東立朝雨霽南飛夜月明爲知音所賞

隋書曰郭儁字弘文太原人家門雍睦七葉共居犬豕同乳烏鵲通巢時人以爲義感州縣上其事上遣平昌公宇文弢（房密切）詣其家勞問之御史柳彧巡省河北表其門閭

又曰翟普林父母俱終哀毀殆將滅性廬於墓側有二鵲巢其廬前樹每人其廬馴狎無所驚懼

唐書曰高祖圍堯君素於蒲州粮盡人相食有烏鵲巢其發石車之上人心遂離爲李楚客斬首傳之京師

又曰大曆八年夏四月乾陵上仙觀天尊殿有雙鵲銜柴及泥補葺殿之隙壞凡一十五處宰臣等上賀曰臣聞孝至於天則祥發陵邑德被於物則化及鳥獸伏惟陛下因心廣教弘道極和時膺霜露之恩流行雲雨之澤故前聖垂裕歆於明誠皇天報貺錫以嘉應異鵲來感翔集可窺跡北人謀事歸神化望宜示中外編諸史冊

又曰貞元四年中書省梧樹上有鵲以泥爲巢

又曰竇申宰相參之族子參特愛申每議除授多詢於申申或泄之以招權受賂每所至人謂之喜鵲

又曰開成二年三月眞興門外鵲巢於古冢

莊子曰至德之世鳥鵲之巢可攀援而窺之

又曰鵲上高城之絕而巢於高樹之顛城壞巢折陵風而起故君子之居世也得時則蟻行失時則鵲起也

又曰莊周遊乎雕陵之樊（樊藩也遊於栗林園籬之內）覩一異鵲自南方來翼廣七尺目大運寸周曲一寸感周之顙而進於栗林（感觸）孫卿子曰古之王者其政好生惡殺鳥鵲之巢可俯而窺

淮南子曰鵲巢知風之所起（言鵲作巢向風之所起爲戶一說云背風所起也）

又曰乾鵲知來而不知往此脩短之分也（乾鵲鵲也見人自吉事之徵則脩脩然凶事之徵則鳴啼是知來歲多風則巢於下枝而童子乃採其卵而不知各有所能故曰長短之分也）

又曰鴈北向鵲始加巢（鴈在彭蠡背北向微陽將來北遊鵲感陽而動乃上加巢）

又曰赤肉懸則烏鵲集鷹準鷙則衆鳥散物之散聚交感以然（荀卿論曰鵲巢知人所知之然中物之典人所知之然中物之典人所知之然中物之典

淮南萬畢術曰鵲腦令人相思（取鵲一雄一雌頭中腦燒之於道中以與人酒中飲則相思）

穆天子傳曰西王母還歸世民謠憂以吟曰徂彼西土爰居于野豹虎爲群於鵲與處（於讀爲烏）嘉命不還我惟帝女

東方朔別傳曰孝武皇帝時閒居無事燕坐未央前殿天新雨正當此時東方朔執戟在殿階傍旁指獨語上從殿上見朔呼問之生獨所語者何也朔對曰殿後柏樹上有鵲立桔枝上東嚮而鳴也帝使視之果然問朔何以知之對曰以人事言之風從東方來鵲尾長傍風則傾背風則蹶必當順風而立是以知也

西京雜記曰樊將軍噲問陸賈曰自古人君皆云有瑞應豈有是乎賈曰有之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況人君重位乎

五行傳曰昭帝元鳳中有烏鵲鬬於燕王池上烏墮地烏類君之象

說文曰鵲知太歲之所在

鹽鐵論曰中國所鮮外國賤之崑山之旁以玉璞抵烏鵲

魏太祖詩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

博物志曰鵲巢開口背太歲此非才知任自然也

崔豹古今注曰鵲一名神女

王子年拾遺錄曰圓嶠之山名環丘上有方湖千里多大鵲高一丈群飛於湖際銜不周之粟於環丘之上

郭子橫洞冥記曰帝解鳩鴻之刀以賜東方朔刀長三尺朔曰此刀採首山之金鑄爲此刀雄者以飛雌者獨在金市九陽清溪有鵲銜火於清溪之上

廣異記曰南方赤帝女學道得仙居南陽愕山桑樹上正

月一日衛柴作巢至十五日成或作白鵲或女人赤帶現之悲慟誘之不得以火焚之女即昇天因名帝女桑今人至十五日焚鵲巢作灰汁浴蠶子招絲象此也式經三十六禽變日酉爲烏鵲五行書曰燒鵲置酒中令家無盜賊

山鵲

爾雅曰鶯山鵲郭璞注曰似鵲而有文彩長尾嘴脚皆赤鶯胡礦切

說文曰鶯山鵲知來事也

搜神記曰常山張顥爲梁相天新雨後有烏如山鵲稍下墮地民爭取即化爲一貢石顥椎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顥以上聞藏之秘府顥後官至太尉

鳩

左傳曰郯子云少皞時祝鳩氏司徒者也鶻鳩氏司事者也五鳩鳩民者也杜預注曰祝鳩鵓也鵓鳩孝故爲司徒主教民鶻鳩春來冬去故爲司事治民

欲聚故以鳩爲名也

禮記月令曰仲春之月鷹化爲鳩

又曰季春之月鳴鳩拂其羽鄭玄云鳴鳩飛而翼相擊趣農意也

詩曰翩翩者鵻毛云夫不也一名鶻鳩幽州謂之佳或謂鵰梁宋淮陽謂之佳也

又曰宛彼鳴鳩毛云鶻鳩也詩義疏曰班鳩也月令鳴鳩拂其羽是也淮陽人謂之班佳也

爾雅曰佳其鳩鴀鳩鶻鳩雎鳩王雎郭璞注曰鴀今鶏鳩似山鵲短尾青黑色多聲江東亦名曰鶻鳩雎鳩王雎雎鳩江東呼鶚好在江渚山邊食魚毛詩傳曰鳥鷙而有別孫炎曰鴀鴀一名祝鴀鶻鳩一名鳴鳩鵓鳩也鶻音骨鴀鴀楚鳩今梁謂之班鳩也

周書時訓曰穀雨之日又五日鳴鳩拂其羽鳴鳩不拂其羽國不治兵

後漢書曰楊由從人飲勑諸生酒三行嚴車去請問其趣由曰向社中木上有鳩鳥鬬兵之象由去後舍中有鬬者

果殺一人也

魏志曰管輅至郭恩家有飛鳩來在梁頭鳴甚急輅曰當有老公從東方來候肫一頭酒一壺主人雖喜當有小故明日果有客如所占而射雞作食箭從樹間激中數歲女子流血驚怖

梁書曰庾子與父域爲巴西守卒於郡子與奉喪還鄉初發蜀有雙鳩巢舟中及至又栖廬側每聞哭泣之聲必飛翔簷宇悲鳴激切

隋書曰李得饒性至孝父寢疾輒終日不食及丁憂水漿不入口五日後甘露降其庭樹有鳩巢其廬

孔叢子曰邯鄲人正旦獻鳩於趙簡子厚賞之客曰正旦放鳩厚恩也得賞薛捕之不如勿賞簡子曰善

搜神記曰長安有張氏者晝獨處空室有鳩自外入止乎床張氏惡之披懷而祝之曰鳩今來爲我禍耶飛上承塵爲福耶來入我懷鳩飛入懷以手探之則不知鳩之所在而得一金帶鉤焉遂寶之自是之後子孫昌盛有爲必偶資財萬倍蜀客至長安中聞之乃厚賂婢婢竊鉤以與蜀客張氏既失鉤漸漸衰耗而蜀客亦數罹窮厄不爲己利或告之曰天命也不可以力求於是賣鉤以反張氏復昌

故關西稱張氏鉤

說苑曰梟逢鳩鳩曰子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之梟曰鄉人惡吾鳴鳩曰子改鳴則可不能改鳴東徙猶惡子聲○論衡曰夫令鳩雀施氣於鴈鵠終不成子者何也鳩雀之身小鴈鵠之形大

廣雅曰良皐鳩也背鵃鳩鳩也役鴻蔡鳩辟皐浮鵝鳩也

琴操曰舜耕歷山思慕父母見鳩與母俱飛鳴相哺食蓋

以感思乃作歌

地理志曰滎陽有井漢王避項羽於中雙鳩飛集井上羽以爲無人故沛公得免因以爲名故漢世正旦放鳩爲此也

焦贛易林無妄之明夷曰干雀萬鳩與鶴爲仇威勢不敵雖衆無益

益部耆舊傳曰廣漢景毅爲益州太守鳩巢於廳事鷄卵孕育

阮籍鳩賦序曰嘉平中得兩鳩子常食以黍稷後卒爲狗所殺故爲作賦

傅咸鳩賦序曰余舍下種楸蔚然成林閑居無爲有時遊之顧見班鳩音聲可悅於是捕而畜之既而馴擾偶出之籠無何失之其後時時一來飛翔低徊似有戀焉故聊爲之賦○摯虞槐賦曰春栖教農童鳩

孫氏瑞應圖曰白鳩成湯時來王者養耆老尊道德不以新失舊則至

崔豹古今注曰平帝元始二年濟南鳩生白子

吳錄曰赤烏十二年八月白鳩見章安

魏略曰文帝欲授禪郡國奏白鳩十九見

張升白鳩頌序曰陳留郡有白鳩出於郡界太守命門下賦曹史張升作白鳩頌曰厥名梟鳩貌甚雜容丹青綠目耳象重重

會稽典錄曰皮延字叔然會稽山陰人養母至孝居喪有白鳩巢廬側遂以終喪

又曰鄭弘遷臨淮太守郡民徐憲在喪致哀白鳩巢廬側弘舉爲孝廉朝廷稱白鳩郎

晉錄曰大始八年白鳩二集太廟南門左
左九嬪白鳩賦序曰太始八年鳩巢於廟闕而孕白鳩一
雙毛色甚鮮晉金行之應也
晉太康起居注曰白鳩見華林令孫邵以聞
廣州先賢傳曰頓琦字孝異蒼梧人至孝母喪琦獨身立
墳歷年乃成居喪踰制感物通靈白鳩栖息廬側見人輒
去見琦而留
又曰沛國戴文謀居陽城山有神降焉其妻疑是妖魅神
已知之便去作一五色鳥白鳩數十從有雲覆之遂不見
南史曰姚察丁後母杜氏喪解職在服制之中有白鳩巢
于戶上
方言曰鵓鳩自關而東周鄭之郊韓魏之都謂之鵓鳩或
役鳩謂之鶻鳩郭璞注其關西秦漢之間謂之鵓鳩云音剝其大
者謂之頒音班鳩其小者謂之役鳩今荆鳩也或謂之鷃音蔡鳩或
謂之雞鳩或謂之鶻鳩梁宋之閒謂之佳鳩傳曰鳲鳩氏
司空者也
毛詩義疏曰今江南鳥大如鳩而黃啼鳴相呼而不同集
謂金鳥或云黃常爲鳩聲轉故名移也又云鳲鳩一名爽
鳩又云是鸇
周禮夏官土羅氏曰仲春羅鳥獻鳩以養老因行羽物鄭玄
曰春鷹爲鳩與春鳥變舊爲新宜以養老助生氣也
爾雅曰鳲鳩鵲鳩郭璞注曰今之布穀江東呼穫穀方言云戴勝或云鸇鵲氏曰布穀近也
續漢書禮儀志曰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民年始七十者
授之以玉杖餔之以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玉杖長九
尺端以鳩爲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所以愛民
也

魏書曰烏丸俗耕種常以穀鳥爲候

淮南子曰孟夏之月以熟穀米熟亦長也雄鳩長鳴爲帝侯歲鳩布穀也

風俗通曰俗說高祖與項羽戰敗於京索遁蒙薄中羽追求之時鳩正鳴其上追者以鳥在無人遂得脫後及即位異此鳥故作鳩杖以賜耆者案少皥五鳩鳩民者聚民也

周禮羅氏獻鳩養老漢無羅氏故作鳩杖以扶老

楚辭曰淮雄鴻之耿耿兮耿耿小節也雄鳩節之誠讒人尚復分耿耿小分高蔽而障之也讒分分而蔽之言欲如進其耿

又曰鳴鳩棲於桑榆言鳴鳩於桑榆之上奮翼得其所

馮敬通與任武達書曰婦人如布穀

孫卿子曰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爲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子死卵破巢非不完也而繫者然

南方草物狀曰番鳩生海邊土穴中里民常以臘月正月捕食味如蟹得過十餘不可復食合浦交阯九眞有之

鷃

左傳曰郯子云少皥鷙鳥名官青鳥氏司啓者也杜預注曰青鳥鶪鷃也立春鳴立冬去

爾雅曰鳶鷃也郭璞注曰今鷃雀也健爲舍人曰土趨民收麥不得晏起也

說文曰鷃鳶也從鳥戶聲

春秋考異郵曰水滅火故蜃螫鷃宋均注曰鷃柔良之鳥鷃於水也

春秋運斗樞曰機星散爲鷃德義少殘百家則鷃無頭

易通卦驗曰立春雨水鷄鷃鳴鄭玄云鷃蒼狀也

廣志曰鷃常晨鳴如雞道路賈車以爲行節出西方

莊子曰窮髮之北有鳥焉其名曰鵬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斥鷃笑之曰我騰躍上不過數仞

下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上下經雖仍

又曰載脽以車馬樂鶚以鍾鼓

國語曰晉平公射鶚使豎襄搏之失公怒將殺之叔向聞之夕公告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於徒林殪之以大甲以封于晉今君射鶚鶚不死搏而不得地揚君恥也勿令遠聞公怪怳顏乃趣舍之注賈逵解曰徒林園中地也言唐叔有才藝封於晉

呂氏春秋曰亂國之妖有雉生鶚

車凌別傳曰鶚雀不能乘激風以飛

鵯鳴

方言曰周魏宋楚之間謂鵯鳴或謂之獨春自關而東謂之城旦或謂之倒懸或謂之鳴自關而西秦隴之內謂之鶻鳴郭璞注曰鳥似鶻五色各無毛赤裸晝夜鳴獨春好俯仰也倒懸好似倒懸於樹也

廣志曰侃旦冬毛希夏毛盛

禮記曰月令曰仲冬之月鶡鳴不鳴鄭玄曰曷旦求旦之鳥

又曰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盍旦夜鳴求旦之鳥也

易通卦驗曰冬至曷旦不鳴鄭玄曰隨應壽至也入穴寒徵也

說文曰鵯司旦也

鹽鐵論大夫曰鵯鵯夜鳴無益於明

周書時訓曰大雪之日鵯鳴不鳴鵯鵯猶鳴國多訛言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十一

羽族部九

鸞　白鸞　赤鸞　雀

舞雀　神雀　赤雀　黃雀

青雀　大雀

鸞

春秋運斗樞曰搖光星散爲鸞

禮記曰仲春之月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

左傳曰郯子云少皞鳥師而鳥名玄鳥氏司分者也玄鳥鸞也春分來秋分去

又曰吳公子札自衛如晉將宿於戚戚孫文子之邑也聞鍾聲曰異哉夫子之在此也猶鸞之巢於幕上也言至危也

詩曰鸞鸞衛莊姜送歸妾也鸞鸞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鸞鸞于飛下上其音

又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玄鳥乙鳥也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與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以玄鳥至而祠焉茫茫大貌也

爾雅曰鸞鸞乙也注云齊曰鸞梁曰乙

史記曰帝嚳少妃有娀氏娀音嵩曰簡狄以春分玄鳥至之日祠于高媒有玄鳥遺卵簡狄吞之生契

又曰陳勝輟耕歎曰鸞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又曰臨江閔王榮坐侵廟壖爲宮上徵榮詣中尉府郅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鸞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

漢書名臣奏曰丞相薛宣對曰茂陵寢上食日玄鳥來集吐所含大豆紫黑色翱翔殿上此陛下永與天無極天下幸甚

又曰成帝和平二年秋大水有鸞生雀

又曰王莽開哀帝母丁姬冢有鸞數千銜土投其穿中

魏志曰館陶令諸葛原遷新興太守管輅祖餞之賓客並會自起取鸞卵蜂窠蜘蛛著器中使輅覆射卦成輅曰令氣須變依于守堂雄雌以分翅未舒張此鸞卵也

晉中興書曰中原喪亂鄉人遂共推郗鑒爲主與千餘家俱避難於魯國嶧山山有重險百姓飢饉野無生草時或掘野鼠蟄鸞而食之

晉書載記曰暴容儁時鸞巢于儁正陽殿之西椒生三雛項上豎毛凡城獻異鳥五色成章儁謂群僚曰是何祥也成稱鸞者燕鳥也首有毛冠者言大燕龍興冠通天冕章甫之象也巢正陽西椒者言至尊臨軒朝萬國之徵也三雛者數應三統之驗也神鳥五色言聖朝將繼五行之籙

以御四海者也儁鷹之大悅

南史曰襄陽霸城王整之姊嫁爲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許乃截耳置盤中爲誓乃止所住尸有鸞巢常雙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栖乃以縷繫腳爲誌後歲此鸞果復更來猶帶前縷女復爲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飛雍州刺史西昌侯藻嘉其美節乃起樓於門題曰貞義衛婦之閭又表於臺

崔鴻北□錄曰昔魯人有浮海而失津者至于澶洲見仲尼及七十子遊于海中與魯人一木杖令閉目乘之使歸告魯侯築城以備寇魯人出海投杖水中乃龍也具以狀告魯侯不信俄而有羣鸞數萬銜土培城魯侯信之大城曲阜訖而齊寇至攻魯不克而還

韓子曰天下無道攻擊不已甲冑生蟣虱鸞雀處帷幄

淮南子曰故先王之政四海之雲至而修封疆春分之後四海出雲

蝦蟇鳴鸞降而達路除道春分之後

又曰大厦成而鸞雀相賀

呂氏春秋曰有娀氏有二佚女爲九成之臺飲食必鼓帝令鸞往視之鳴若謚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高誘注曰少選須臾發而視之鸞遺二卵北飛遂不反二女作歌曰鸞往飛實始爲北音北國之音也

宜驗記曰程德度武昌人昔在潯陽夜見屋裏自明先有鸞窠忽有小兒長尺餘潔白從窠出至床前曰却後三年當得長生之道尋闇而滅甚祕密之

又曰沛國周氏有三子瘖並不能言有人來乞飲聞其兒聲問之具以實對客曰君可還內思過既異其言知非常

人良久云都不憶有罪過客曰試更思幼時事入內食頃出曰記小兒時當床有鸜巢中有三子母還哺之輒出取食屋下舉手得及指內巢中鸜子亦出口承受乃取三蔟藜咨與之吞即死母還不見子悲鳴而去恒自悔責客變爲道人之容曰君既自知悔罪今除矣便聞其兒言語周正即不見道人

廣雅曰玄鳥鸜也

說文曰鸜玄鳥也布翅岐尾象形也齊魯謂之鳧作巢避戊己

論衡曰鸜鳥也形似非氣也安得生人且鸜之長不過五寸安能成七尺之形乎契母適欲懷妊遭吞鸜卵好奇因以爲其生耳

楊子法言曰朱鳥翡翡歸其肆矣侯苞注曰朱鳥鸜別名四海肆也

博物志曰人食鸜肉不可入水爲蛟龍所吞

又曰鸜戊己日不銜泥塗巢此非才智自然得之

吳地記曰春申君都吳宮因加巧飾春申死吏照鸜窟失火遂焚

越絕書曰吳路西宮在長秋周一里二百二十六步秦始皇十二年守宮者照鸜失火燒之

蘇州塚墓記曰宋青州刺史郁泰玄字義貞好黃老故老相傳泰性仁恕德感禽獸初葬之日有羣鸜數千銜土於塚上今塚猶高大與他有異村鄉歲時迄今祭祀

茅君內傳曰句曲山有神芝五種第三名鸜胎芝其色紫形如葵藿葉上有鸜象如欲飛狀光明洞澈食一株拜爲太清龍虎仙君

崔豹古今注曰鸜一名天女一名鸜鳥

廣州志曰鸞有三種乳於巖崖者爲土鸞

湘中記曰零陵有石鸞形似得雷風則飛鵠頡如眞鸞

談藪曰王景素嘗與劉璡同在小齋有鸞集承塵飛鳴相迫景素曰萬物各有性靈而獨賤於鱗羽乎若斯鳥也遊則參於雲煙之上止則隱於林木之下飢則啄渴則飲形體無累乎物得失不關於心一何樂哉

九章筭術曰五雀六鸞飛集于衡適平一雀一鸞飛而易處則雀重而鸞輕

白鸞

宋元嘉起居注曰元年七月有白鸞集於齊郡遊翔庭宇經九日乃去衆鸞翼隨恒有數千

陳書曰高士馬樞曰常黃能視闇中物有白鸞一雙巢其庭樹馴狎欄廡時士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

抱朴子曰千歲鸞尸向北其色白而尾屈陰乾之服一頭得五百歲此肉芝也

京房易占曰山見白鸞其君且得貴女今俗名鸞爲天女也

續異記曰孫氏妻見一童子當前以釵擲之躍入雲中夜聞戶外歌曰昔塡夏家家輦泥頭欲禿今寄黃氏居非意傷我目尋覓巢中得一白鸞左目傷

宣城記曰侍中紀昌睦初生有白鸞一雙出巢既表素質官途亦通

京州記曰呂光大安三年白鸞遊酒泉郡黑鸞列從

王威別傳曰時有白鸞來翔被令爲賦

赤鸞

田俅子曰少昊氏之時赤鸞一銜羽而飛集少昊氏之戶遺其丹書

說文世書 雀

春秋運斗樞曰瑤光星散爲雀

禮記月令曰季秋鴻鴈來賓雀入大水化爲蛤○又內則曰雀晏蜩范鄭玄注云范蜂○又三年問曰凡生天地之間血氣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失喪其疋至於鷰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

詩曰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

春秋外傳趙簡子曰雀入淮而爲蛤

韓詩外傳曰夫鳳皇之初起也遙遙千里藩籬之雀喔咿而笑之及其升少陽一詘一信輾羽雲閒藩籬之雀超然自知不及遠矣

易通卦驗曰立夏雀子飛

史記曰趙武成王自號主父廢長子章而傳國於公子何主父遊沙丘公子章作亂與何戰敗章趨主父閉守之何遂圍主父主父飢探雀鷰而食之月餘遂餓死沙丘

范曄後漢書曰楊由守襄陵蜀郡人少習易爲文學椽時有大雀夜集庫門太守廉范以問由對曰此占郡內當有小兵然不爲害後二十餘日廣柔縣蠻夷反殺傷長吏

宋書曰蕭思話在貴州常所用銅斗覆在藥廚下忽於斗下得二死雀思話歎曰斗覆而雙雀殞其不祥乎俄而被繫

北史曰後魏河南王曜五歲嘗射雀於道武前中之帝驚歎焉

又曰潘樂字相貴初生有一雀止其母左肩占者咸言富貴之徵因名相貴後以爲守

唐書曰開元二十二年秋八月甲申岡州長史張守珪榆

關界內蚜蚨虫食田稼曼延八平州餓頃有群雀來食此虫一日食盡平州稼穡無有傷者

莊子曰一雀遇羿羿必得之或曰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殷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

抱朴子曰千羊不能捍獨虎萬雀不能抵一鷹

戰國策曰莊辛謂楚王曰夫雀俯啄白粒仰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握丸以加其頸也

晏子春秋曰齊景公探雀鸞鸞弱反之晏子再拜賀曰吾君有聖人之道矣君探鸞而弱故反之是長幼也禽獸若此而況人乎此聖人之道也

家語曰孔子見羅者所得雀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雀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雀者不得大雀從黃口者得孔子顧語弟子曰君子愼所從○孔叢子曰邯鄲民以正月旦獻雀於趙王而綴以五采王大悅申叔告子順曰王何以爲也對曰王也放之

呂氏春秋曰鸞雀爭處於一屋之下子母相哺呴呴焉相樂自以爲安矣突決上焚棟宇鸞雀顏色不變是何也不知禍之將及爲人臣免鸞雀之智者寡矣

陳留耆舊傳曰南人魏尚高帝時爲大史有罪繫治獄有萬頭雀集獄棘樹上拊翼而鳴尚占曰雀爵命之祥其鳴即即復也我其復故官也有頃詔還故官

說文曰雀依人小鳥也

太玄經曰明珠彈雀費不當也

風俗通曰中平中懷陵上有雀萬餘亂鬬殺頭縣著樹也

郭璞洞林曰丞相府有將鷄鷄雀飛集其背上駈之去復來如此再三令璞占之此晉王即祚之漸也

崔豹古今注曰雀一名嘉賓言栖宿人家狀如賓客也

王子年拾遺記曰舜葬蒼梧之野有鳥如丹雀自□來此五色氣氛氳如雲名曰憑霄雀能羣飛銜土成墳

異苑曰上虞孫家奚奴多諸方術向空長嘯則羣雀來萃夜咒蚊蚤悉死於側

又曰任城魏肇之初生有雀飛入其手占者以爲封爵之祥○益部耆舊傳曰楊宣爲河西太守行縣有羣雀鳴桑樹上宣謂吏曰前有覆車粟此雀相隨欲往食行數里果有覆車粟

張顯析言曰萬雀不及一鳳皇衆星不如一明月

沙州記曰寒嶺去太陽州三十里便有雀鼠同穴雀亦如家雀色小白鼠亦如家鼠色如黃瓦無尾

舞雀

迹異記曰周成王元年具多國人獻舞雀周公命返之

神雀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仙藥有昆丘神雀

漢書曰宣帝元康三年詔曰前年夏神雀集雍今春五色鳥以萬數飛屬縣朝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輔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彈射飛鳥具爲令

東觀漢記曰永安十七年公卿以神雀五色翔集京師奉觴上壽令賈逵作神雀頌

崔豹古今注曰孝哀帝太初三年泰時殿有雀五色頭冠長十餘始到時鳥環其旁也

隋書曰開皇十六年有神雀降於含章闕高祖召百官賜

醮告以此瑞許善心於座請紙筆製神雀頌奏之高祖甚悅曰我見神雀共皇后觀之今且召公等人適迹此事善心於座始知即能成頌文不加點筆不停毫當聞此言今見其事因賜物二百段

赤雀

春秋孔演圖曰鳥化爲書孔子奉以告天赤雀集書上化爲黃玉刻曰孔提命作法爲制赤雀集將受命制

尚書中候曰赤雀銜丹書入豐止於昌前

謝承後漢書曰琅琊董仲爲不其令赤雀乳廳事前桑上民爲作歌頌

吳錄曰景帝永安六年赤雀見於豫章

北齊書曰大保元年京師獲赤雀獻於南郊

唐書曰武德中赤雀巢於殿門宴五品以上頌者十餘人極歡而罷

抱朴子曰靈寶經仙術也吳王伐石治宮室而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之使使者以問仲尼曰吳王閒居有赤雀銜書以置殿前不知其義故遠諮呈仲尼視之曰此乃靈寶方長生之法禹所服之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今乃赤雀銜之殆天授也

孫氏瑞應圖曰赤雀者王者動作應天時則銜書來

遁甲曰赤雀不見則國無賢白雀不降則無後嗣赤雀主精也白雀主銜鐵券陰精也不來則國主無後嗣也銜書陽

白雀

尚書中候曰維天降紀秦伯出狩至于咸陽天振大雷有火下化爲白雀銜籙集于公車

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奉已約儉臺榭不侈尊事耆老則白

雀見

典略曰秦伯出獵於咸陽大雷有火流下化爲白雀銜丹書集于公車書曰秦伯霸世

魏略曰文帝欲授禪白雀十九見

吳志曰華覈上孫皓表曰明珠既覿白雀繼見

燕書曰愍帝時有異雀素質綠頭集于端門東樹棲翔二旬而去夏四月以異雀故大赦名東園爲白雀園

涼州記曰呂光大安三年白雀巢陽川令郭敏室

燉煌實錄曰侯瑾字子瑜解鳥語嘗出門見白雀與羣雀同行慨然歎曰今天下大亂君子小人相與雜

北齊書曰臨漳縣令裴鑒莅官清苦致白雀之瑞樊遜上清德頌十首

唐書曰初高祖於太原斬王威有白雀飛入高祖之懷

又曰武德九年江州都督太子衛副率侯君集於納義門獻白雀一

又曰開元十三年兖州奏白雀見景戌上謂宰臣曰往昔史官唯記災異將令王者懼而循德故春秋不書祥瑞唯記有年聖人之意明矣勑天下諸州府不得更奏祥瑞

南越志曰魯城縣多白雀大如鳩素質凝映

先賢傳曰周不疑曹公欲以爲議郎不就時有白雀瑞不疑已作頌授紙筆立令復作操奇異之

羅含傳曰含在家中時有白雀集堂宇此德行幽感所致

豫章舊志曰太守孔竺臨郡三月白雀出南昌太守夏侯嵩臨郡六年白雀見

又曰梁省者黃雀余當立

禮稽命徵曰祭五岳四瀆得其宜則黃雀見黃雀土精

春秋考異郵曰黃帝將起有黃雀赤頭占曰黃者土精赤者火榮雀者賞萌余當立

古詩曰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顛

說苑曰吳王欲伐荆有諫者死舍人少孺子欲諫不敢即懷彈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三旦王曰子何來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蜋在其後螳蜋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旁黃雀延頸欲啄螳蜋不知彈丸在其下臣挾彈欲取黃雀不知露霑衣如此皆務欲得於前不顧於後患吳王乃罷

漢武故事曰拜孫卿爲郎持節候神自大室至於東萊去見一人長五丈自稱巨公牽黃犬持黃雀欲謁天子因忽不見

續齊諧曰弘農楊寶字文淵後漢名士也年九歲時至華陰北見一黃雀爲鴟梟所搏墜于樹下爲螻蟻所困寶見之愍然命左右取之歸致巾箱中養之唯食黃花百餘日毛羽成朝夫暮還後忽與群雀俱來哀鳴繞堂數日乃去及夕三更寶讀書未卧有黃衣童子向寶拜曰我王母使臣昔使蓬萊不慎爲鴟梟所搏君仁愛拯救實感德濟今當受使南海不得奉侍極以悲傷以白環四枚與寶曰令君子孫潔白且位登三事當如此環矣於此遂絕寶生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彪四世名公爲東京盛族

袁山松後漢書曰陳弇字叔明陳留人學尚書躬自耕種常有黃雀飛來隨弇翱翔人異焉

風俗記曰六月東南長風俗名黃雀風時海魚化爲黃雀因以爲名

異苑曰永康王曠家井底有六浣衣石時時見有赤氣後

陰北見一黃雀爲鴟梟所搏墜于樹下爲螻蟻所困寶見之愍然命左右取之歸致巾箱中養之唯食黃花百餘日毛羽成朝夫暮還後忽與群雀俱來哀鳴繞堂數日乃去及夕三更寶讀書未卧有黃衣童子向寶拜曰我王母使臣昔使蓬萊不慎爲鴟梟所搏君仁愛拯救實感德濟今當受使南海不得奉侍極以悲傷以白環四枚與寶曰令君子孫潔白且位登三事當如此環矣於此遂絕寶生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彪四世名公爲東京盛族

袁山松後漢書曰陳留人學尚書躬自耕種常有黃雀飛來隨弇翱翔人異焉

風俗記曰六月東南長風俗名黃雀風時海魚化爲黃雀因以爲名

異苑曰永康王曠家井底有六浣衣石時時見有赤氣後

有一胡人常居忽求買石木及受錢曠乎婦孫氏覩一黃雀鬬於石上疾往取之變成黃金

蕭廣濟孝子傳曰王祥後母病欲得黃雀炙祥思念卒難致須臾忽有數十黃雀飛入其幕

臨海異物志曰黃雀魚常以八月化爲黃雀到十月入海爲魚

廣志曰黃雀體純脂江夏貢陵常獻給大官

青雀

禮記曲禮曰前有水則載青旌鄭玄注載舉於旌首鷁鷁青雀水鳥也

劉偵詩曰翩翩野青雀栖竄茨棘蕃朝拾平田粒夕飲曲池泉猥出蔚萊中乃至丹丘邊

司馬彪與山巨源詩曰翩翩野青雀受性孤且微昔生三河側鼓翼帝王畿

麋元詩曰青雀西飛別鵠東翔

大雀

廣志曰安息大雀鴟身蹄似橐駝色蒼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卵如瓮

東觀漢記曰永祚元年安息王獻條枝大雀

曹大家集兄超爲西域都護獻大雀詔大家作頌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十三

羽族部十

鴿　鸜鵒　倉庚　戴勝

鳩　百舌　伯勞　斯本

鳲　鴉鶻　鵲　鷃

鴟　鴞　茅鴟

鴿

說文曰鴿鳩屬也

後魏書曰崔光曾於門下省晝讀經有鴿飛集膝前遂入於懷緣臂上肩从之乃去道俗贊詠詩頌者數十人

梁書曰侯景圍臺城軍士煑弩爊鼠捕雀食之殿堂舊多鴿羣聚至是殲焉

隋書曰文帝嘗宴達頭可汗使者於武德殿有鴿鳴於梁

上上命崔彭射之既發而中上大悅賜錢壹萬

又曰楊素見赤鴿映棘高二尺

越絕書曰蜀有花鴿狀如春花

戴祚西征記曰祚至雍丘始見鴿大小如鳩色似鸚鵡戲

時兩兩相對

鸜鵒

周禮曰鸜鵒不踰濟鄭司農注云不踰濟無妨中國有也地氣然也

禮稽命徵曰孔子書子夏曰羣鵒至非中國之禽也

左傳曰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師己魯大夫也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株株公在乾侯株株跳行貌徵褰與襦褰襦也

鸜鵒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驕稠父昭公死故喪勞也宋父定公代立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昭公生出歌也死還哭也童謠有是今

鸜鵒來巢其將及乎

公羊傳曰有鸜鵒來巢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而巢何休注曰鸜鵒猶欲此推固欲自下居上之徵

春秋考異郵曰鸜鵒者飛行屬於陽夷狄之鳥穴居於陰

異苑曰五月五日翦鸜鵒舌令學人語

山海經曰衡山多青雘及鸜鵒

晉書曰鎮西將軍謝尚守仁祖善鸜鵒舞

幽明錄曰晉司空桓豁在荊有參軍剪五月五日鸜鵒舌教令學語遂無所不名顧參軍善彈琵琶鸜鵒每立聽移時又善能效人語聲司空大會吏佐令悉效四坐語無不絕似有生鼈鼻語難學學之不似因內頭於瓮中以效焉遂與鸜者語聲不異主典人於鸜鵒前盜物參軍如廁鸜鵒伺無人密白主典人盜如干種一一條列銜之而未發

後盜牛肉鸜鵒復白參軍曰汝云盜肉應有驗鸜鵒曰以新荷裹著屏風後檢之果獲痛加治而盜者患之以熱湯灌殺參軍爲之悲傷累日遂蒲殺此人以報其怨司空言曰原殺鸜鵒之痛誠合治殺不可以禽鳥故極之於法令也五歲刑也

淮南萬畢術曰寒皐斷舌可使語取寒皐斷其舌即語矣寒皐一名鸜鵒

唐書曰祕書少監崔行功未得五品前忽有鸜鵒銜一物入其堂置案上而去乃魚袋玦數日加大夫

荆楚歲時記曰五月鸜鵒子毛羽新成俗好登巢取養之以教其語謂之花鵒

倉庚

禮記曰仲春之月倉庚鳴

毛詩曰春日載陽有鳴倉庚

又曰倉庚于飛熠燿其羽

又曰黃鳥于飛集于灌木

又曰綿綿黃鳥止于丘阿

又曰睍睆黃鳥載好其音

又曰黃鳥哀三良也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于車奄息

詩義疏曰黃麗留也或謂黃栗留幽州謂之黃鸎或謂之黃鳥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鶩黃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搏黍關西謂之黃鳥常以椹熟時來在桑間此乃應節趣時之鳥或謂之黃袍

爾雅曰倉庚商庚即鶩黃也鶩黃楚雀即倉庚也又曰皇黃鳥郭璞曰俗呼黃離留亦名搏黍

韓詩曰簡簡黃鳥載好其音

說文曰離黃倉庚也鳴即蠶生也

戴勝

禮記曰季春之月戴勝降于桑鄭玄曰蠶將生之候也戴勝趣織之鳥是時恒在桑言降若時始自天來故重之

爾雅曰鵖彼及切鴰戈戴勝鶯也郭璞曰鶯即頭上勝也亦呼爲戴勝鵖鴰者猶今鵶鴉語聲轉耳

春秋考異郵曰孟夏戴絍降說辭曰戴絍之爲言戴勝也陽銜表以期達蠶珥絲在四月故孟夏載絍出以任氣成天津也故載紝出蠶期起絍而載之明趣時急也銜天表候以干期己至唯蠶是務耳也

孝經援神契曰戴勝下蠶始生

魏志曰戴鶯鳥巢張猝門陰告門人曰夫戴鶯陽鳥而巢門陰此凶祥也旬日而卒

揚雄方言曰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閒鳲鳩謂之鶻鴀自關而東謂之戴絍東齊海岱之閒謂之戴南荊絍也或謂之紡澤或謂之轉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閒謂之鵖音或郭璞注爾雅曰尸鳩布穀非戴勝也爾雅紡任戴絍下然曰案尔王鳥名尔方言依此義又失之廣雅同也

扈

詩曰交交桑扈率場啄粟桑扈竊脂也賤云竊脂肉食今無肉自場啄粟失其性也不能自治

又曰交交桑扈有鶯其羽詩義疏曰或說有鶯其羽言雖小鳥其鶯然有文章

左傳曰郯子云少皞摯以鳥名官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杜預注云扈止也止民使不淫

爾雅曰春扈鴳扶云切鶞勑倫切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桑扈竊脂棘扈竊丹行扈嗜嗜子夜切宵扈嘖嘖郭璞注曰諸扈皆因其毛色音聲以名也犍爲舍人曰頀鶞主五土宜穀種樹也竊玄黑色趣民芸苗竊扈色青趣民收斂竊黃色

黃趣民蓋藏竊丹色赤爲民驅鳥行扈晝行鳴睿扈夜行鳴皆隨四時同依諸扈爲節候也嘖音責

山海經曰崐山鳥馮如鶚赤身白首其名竊脂郭璞注曰爲竊脂疑非此也

又曰上申之山鳥多當扈狀如雉以騁飛食之不眴目上音瞬

淮南子曰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

左思齊都賦曰四扈推移春秋冬夏四時鳥也

百舌

禮記曰仲夏之月反舌無聲鄭玄注曰反舌百舌也

又曰郯子曰少皞鳥師而鳥名祝鳩氏司徒者也杜預注鳩故爲司徒主教民

春秋保乾圖曰汪充之害太子交啄反舌鳥入殿宋均注曰交啄反舌百舌鳥

風土記曰祝鳩反舌也鄭注禮記云反舌百舌鳥廉信難曰案緯書反舌蝦蟇也昔於長安與諸生共至城北水中取蝦蟇剝視之其舌反成向此則鄭君得毋過乎喬夙荅曰蝦蟇五月中始得水當聒人耳何云無聲是知蝦蟇非反舌鳥

易通卦驗曰反舌鳥乃能反覆其舌隨百鳥之音

周書曰芒種之日又五日反舌無聲反舌有聲佞人在側

孔子明鑽曰國臣謀反有反舌鳥入宮

淮南子曰人有多言猶百舌之聲

後魏書曰汝陰王天錫之孫慶和爲東豫州刺史舉城降梁梁武以爲北道總督平項城朝廷出師討之望風退走梁武責之曰舌同百鳥瞻若鼠遂徙合浦

郭愔百舌鳥詩曰百舌鳴高樹弄音無常則借問聲何煩

未俗不尚嘿

禮曰仲夏之月鵙始鳴鄭云鵙伯勞蔡邕章句鵙伯勞一曰伯趙應時而鳴爲陰候也

左傳曰郯子云少皞時伯趙氏司至者也杜預注曰伯趙伯勞也夏至鳥止○詩曰七月鳴鵙鄭玄曰伯勞鳥將寒之候五月鵙鵙鵙也郭璞注曰似鵙而大

爾雅曰鵙伯勞也

大戴禮夏小正曰五月鴂則鳴鴂者伯勞也鳴者相命也

廣雅曰伯趙鵙也

易通卦驗曰夏至小暑伯勞鳴

孟子曰南蠻鴂舌博勞也

淮南萬畢術曰伯勞使蛇蜿蟬乃天使然也

又曰伯勞守金人不敢取取伯勞血以塗金人不敢取

東方朔別傳朔與弟子偕行渴令弟子抑道邊家求飲不知姓名主人開門不與須臾見伯勞飛集主人門宇李樹上朔謂弟子曰此主人姓李名伯當尔但呼李伯當果有李伯當應之即入取飲

陳思王植貪惡鳥論曰國人以伯勞鳥獻諸庭者侍臣謂曰世同惡伯勞之鳴何謂也王曰月令仲夏鵙始鳴詩云七月鳴鵙七月夏之五月鵙則博勞也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俗傳云吉甫後悟追傷伯奇山遊丁田見異鳥鳴於桑其聲嗷然吉甫心動曰無乃伯奇乎鳥乃拊翼其聲尤切吉甫曰果吾子也乃顧曰伯奇勞乎是吾子栖吾輿非吾子飛勿居言未卒鳥尋聲而栖其蓋歸入門集于井幹之上向室而號吉甫命後妻載弩射之遂射殺後妻以謝之故俗惡伯勞鳴言所鳴之家必有禍也好事附名爲之說令俗

人惡之其實否也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陽爲仁養陰爲殘賊伯勞蓋賊害之鳥也屈原曰鵙鴂之先鳴使百草爲之不芳其聲鵙鵙故以音名也

晉書曰慕容垂之起於關東歲在癸未苻堅之分氐戶於諸鎮也趙整因侍援琴而歌曰阿得脂博勞舅父是仇綏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語阿誰堅笑而不納至是整言驗矣

周書時訓曰芒種之日螳蜋生又五日鵙始鳴鵙不鳴號令壅遏○兵書曰軍行卒見伯勞鳴軍前後賊來圍吾軍伯勞鳴軍中軍分散有所配屬

京房易妖占曰伯勞聚邑中歲大水伯勞鳴軍中師分而水旦至鳴於君之宮凶

夢書曰伯勞爲憂口舌聲可惡也夢見伯勞憂口舌也

斲木

爾雅曰鴷斲木也郭璞注曰斲木蟲因名今斲木有兩三種在山中者大有赤色

臨海異物志曰啄木大如雀啄足皆青毛色正青翠鳥類也凡啄木異種舌長二寸抄有刺針

裴諧集左氏詩曰南山有鳥自名啄木飢則緣樹暮則巢宿無于於人惟志所欲此蓋禽獸性清者榮性濁者辱

閩中名士傳曰薛令之唐開元中爲左補闕兼太子侍講時東宮宮令落久久難進令之題詩云明月夜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飯澁匙難綰羹稀筯易寬只可謀朝夕那能度歲寒明皇因幸春宮見之不悅命筆酬之曰啄木嘴距長鳳凰毛羽短既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遂投簪謝爵徙步東還

鴉鶻

尔雅曰鳲鳩剖葦郭璞注曰好剖葦皮食其中蟲因名之鳲音刀
又曰桃蟲鷦其鷦鷯注云鷦鷯俗呼爲巧婦
詩曰肇允彼桃蟲翻飛惟鳥注桃蟲鷦鷯是也故尔雅曰
桃蟲鷦也微小黃雀其雛化爲雕故俗語曰鷦鷯生雕雀
易林亦謂桃蟲生雕或云布穀生子鷦鷯養之
方言曰自關而東謂之工雀或謂之女匠今亦名巧婦江東呼希母自
關而西謂之鷃鴠爾雅云鷃鴠鷃鴠鷃鴠也非寧決兩音自關而西謂之桑飛
或謂之蔑雀
莊子曰鷦鷯巢深林不過一枝
說苑曰孟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不見用客反見孟嘗君
曰不知臣罪耶君之過也孟嘗君曰縷因針而入不因針
而急夫子之才必薄矣客曰不然臣見鷦鷯巢於葦之苕
鴻毛著之隙危建之工女不能爲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
苕折卵破者其所託者使然也
晉書曰張華素孤貧爲鷦鷯賦成阮籍見之曰王佐之才
也由是聲名始著
鸛音攜一名杜宇
爾雅曰鸛周也郭璞注曰鸛鳥孫炎爲鸛別名風土記亦云是赤口鸛也
蜀王本紀曰望帝使臣鱉靈治水去後望帝與其妻通慙
愧且以德薄不及鱉靈乃委國授之去望帝去時子鵑鳴
故蜀人悲子鵑鳴而思望帝杜宇也從天墮
臨海異物志曰鸜鵒一名田鵒春三月鳴晝夜不止音聲
自呼俗言取母血塗其口兩邊皆赤上天自言乞恩至當
陸子熟鳴乃得止耳
呂氏春秋曰伊尹說云肉之美者鸛燕鸞之翠高誘注鳥名翠鵔
異苑曰杜鵑始陽相推而鳴先發聲者便吐血死昔有人

山行見一羣寂然即聊學其聲便嘔血死

鷄

爾雅曰鷄鳩冠雉郭璞注曰鷄大如鴿似雌雉鼠脚無後指岐爲鳥惵急聲飛出北方沙漠地

莊子曰青鷄愛子忘親司馬彪注曰鷄鳥專愛其子而忘其母也

唐書曰高宗時突厥犯塞初突厥之未叛也有鳴鷄群飛入塞相繼蔽野邊人相驚曰此鳥一名突厥雀南飛突厥犯塞之候也及是春還復北飛至靈夏之北悉墮地而死視之則無頭矣裴行儉問於右史苗神客曰鳥獸之祥乃應人事何也對曰人雖最靈而稟性含氣同於萬類故吉凶兆於彼禍福應於此聖王受命龍鳳爲嘉瑞者和氣同也故漢高斬蛇而驗秦之必亡仲尼感麟而知己之將死夷羊在牧殷紂以滅鸜鵒來巢魯昭出奔鼠舞端門惡刺誅死大鳥飛集昌邑以敗是故君子虔恭寅畏動必思義雖在幽獨如承大事知神之照臨懼患難之及己也雉升鼎耳殷宗側身以修德鵬止坐隅賈生作賦以敘命卒以無患者德勝祥也

鴞

毛詩曰鴟鴞周公救亂也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

詩義疏曰鴟鴞似黃雀而小啄刺如錐取茅爲巢以麻紩之如刺紩靴懸著樹或一房或二房幽州謂之鸎鳩或曰女匠關東謂之工雀關西謂之蔑雀或謂巧婦

爾雅曰鴟鴞鸋鴂

鴟

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爲鴟

莊子曰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

又曰鴟嗜鼠之鳥也

淮南子曰虞氏者梁富人也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博於其上遊俠相隨行樓下博者射中而笑飛鳶墮腐鼠而中遊俠遊俠相與語曰虞氏富人矣常有輕人之志乃辱我以腐鼠其夜乃殺虞氏大滅其家此謂類而非也

淮南萬畢術曰鵕腦令雞自伏取鵕腦以塗雞自即伏不能起也

呂氏春秋曰衛國之妖市有舞鵕

鹽鐵論曰泰山之鵕啄腐鼠於窮澤非有害於人也今有同盜主財而食之焉得若泰山之鵕乎

後魏書曰孝武即位蠕蠕諸藩並遣使朝貢帝臨軒宴之有鵕鳥飛鳴於殿前帝素知竇熾善射因欲矜示遠人乃給熾御箭兩隻命射鵕應弦而落諸蕃人咸歎異焉帝大悅

列仙傳曰李仲甫夜卧床上或爲鵕鳥時架上後至沓縣巨山上候北風當飛度南海山上有羅鷹者羅得鵕視之仲甫也後留更三年自云往崑崙去

茅鵕

爾雅曰狂茅鵕郭璞注曰鳩鵕也似鷹而白孫炎曰大目鵂鶹也

廣雅曰盧休茅鵕鳩也

左傳曰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穆子不說使工爲之誦茅鵕茅鵕逸詩刺不敬亦不知

鳶

禮記曰前有塵埃則載鳴鳶鳶鳥則攜風也

毛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

爾雅曰鳶烏醜其飛也翾翾布翅翾翾

漢書曰成帝河平元年太山有鳶焚其巢子墮地黑色

東觀漢記曰馬援擊交阯下潦上霧毒氣上蒸仰視烏鳶

跕跕切兼墮水中

梁書曰永安侯蕭確字仲正少好弓馬人有笑者確謂之曰吾當爲國家破賊故預習之每陣陣對敵意氣安祥帶甲據鞍自朝至夕馳驟往返不以爲勞侯景愛之恒在左右常從景出獵見飛鳶景衆射之莫能中確射之應弦而落自是王偉忌之

隋書曰崔彭善射達頭可汗遣使於上月請得崔將軍一與相見上曰此必善射聞於虜庭所以來請耳遂遣之及至匈奴中可汗召善射者數十人因擲肉於野以集飛鳶遣其善射者射之多不中復請彭射之連發數矢皆應弦而落突厥相顧莫不歎服可汗留彭不遣百餘日上賜以繒綵然後得歸○又曰長孫晟引啓民可汗歸附賜射於武安殿選善射者十二人分爲兩列啓民曰臣由長孫大使得見天子今日賜射願入其列許之給晟箭六隻發皆入鹿啓民列竟勝時有鳶羣飛上曰公善彈爲我取之十發俱中應丸而落是日百官獲賚晟獨居多

博物志曰漢舊事綦國送鳶卵給太官

晉中興書徵祥說曰永和九年吳郡獻白鳶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十四

羽族部十一

鸚鵡　白鸚鵡　赤鸚鵡

五色鸚鵡　孔雀　翡翠

鷓鴣　白鷴　鵲

鶴　鶴　萬春鳥

舍利鳥　兵曹鳥　巢衣鳥

鸚鵡

禮記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

漢書曰獻帝興平元年益州蠻夷獻鸚鵡三詔曰往者益州獻鸚鵡三枚夜食三升麻子今穀價騰貴此鳥無益有損可付安西將軍楊定國令歸本土

江表傳曰孫權曾大會有白頭鳥集殿前權曰此何鳥諸

葛恪對曰白頭翁張昭自以坐中最老疑恪以鳥名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嘗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索白頭母恪曰烏名鸚鵡未必有對試使輔吳復求鸚父也昭不能荅

山海經曰黃山有鳥焉其狀如鸚青羽赤喙人舌能言名曰鸚鵡郭璞曰鸚鵡舌似兒扶南徼外有色如赤有純赤者大如鴈也

又曰鸚鵡慧鳥栖林啄蘂四指中分有則啄地

淮南子曰鸚鵡能言而不可使長言是得其所言不得所以言

說文曰鸚鵡能言鳥也

文士傳曰黃祖世子射賓客大會有獻鸚鵡鳥射舉巵酒於禰衡曰願先生爲之賦事具賦門

成公綏鸚鵡賦曰小鳥以其能言解意故育以金籠昇之堂殿然未得鳥之性

張華鶥鶀賦曰鸚鵡慧而入籠

傅咸荅李斌書曰吾作左丞未幾而以吾爲京兆雖心知此爲不合然足家親鄉里自願使欲從其時足下問吾當去否吾荅鸚鵡子言阿安樂今到阿安樂何爲不去

宣驗記曰有鸚鵡飛集山中禽獸輒相愛重鸚鵡不可久也便去後月山中大火鸚鵡遥見便入水沾羽飛而洒之天神言汝雖有志何足云也鸚鵡曰猶知不能然嘗僑是山禽獸行善皆爲兄弟不忍見耳天神嘉感即爲滅火

南方異物志曰鸚鵡鳥有三種一種青大如烏白一種大如鵝鳥一種五色大如青而小於白者交州以南盡有之自及五色出杜薄州凡鳥四指三向前一向後此鳥兩指向前兩指向後異於凡鳥也行則以尸啄地然後足從之

又曰廣管雷羅春勤等州多鸚鵡野者翠毛丹觜可效人言但稍小不及隴山者每群飛皆數百隻山果熟者遇之立盡南中云養之切忌以手捫摸其背犯者即不飲不啄病而卒余寓番禺曾遊新會縣遇安南獻好使麴將軍名承美見代爲交趾使也見養一鸚鵡背尾有深淺翠毛臆前淡紫嫩紅閒出兩腋別垂黃毛翅尾甚奇

雲南行記曰瞿笮館登道崎危又過兩重高山上下各十四五里山頂平四望無人煙多鸚鵡

又曰新安城路多緩山盡是松林其上多鸚鵡飛鳴

周官夢書鸚鵡爲亡人居宅也夢見鸚鵡是亡人也其在堂上憂豪賢也

白鸚鵡

竺法眞登羅浮山記曰山中有純白鸚鵡

異苑曰張華字茂先有一白鸚鵡華每行還烏輒說僮使善惡後寂無言華問其故烏云見臧瓮中何由得知公後在外令喚鸚鵡鸚鵡曰昨夜夢惡不出戶公猶强之至庭爲鸇所擾教其啄鸇腳僅而獲免

南史曰婆皇國宋大明三年獻赤白鸚鵡

又曰婆利國梁普通三年其王頻伽遣使珠智獻白鸚鵡

隋書曰杜正玄幼聰敏博涉多通開皇末舉秀才會林邑獻白鸚鵡僕射楊素促召正玄使作賦正玄倉卒之際援筆立成素見文不加點始異之

又曰獨孤師受審客鸚鵡帝察知遂斬之

唐書曰貞觀中隋洹國王察失利多婆末那遣使獻白鸚鵡毛羽皓素頭上有紅毛數十垂與翅齊并五色鸚鵡各一○明皇雜錄曰開元中嶺南獻白鸚鵡養之宮中歲久

頗聰慧洞曉言詞上及貴妃皆呼雪衣女性既馴擾常假其飲啄飛鳴然亦不離屏帷間上令以近代詞臣詩篇授之數遍便可諷誦上每與貴妃及諸王博戲上稍不勝左右呼雪衣娘必飛入局中一鼓舞以亂其行列或啄嫗御及諸王手使不能爭道忽一日飛上貴妃鎖臺語曰雪衣娘昨夜夢爲鷙鳥所搏將盡於此乎上使貴妃授以多心經記誦頗精熟日夜不息若攖禍難有所禳者上與貴妃出於別殿貴妃致雪衣娘於步輦竿上與之同去既至上命從官校獵於殿下鸚鵡方戲於殿檻瞥有鷹至立時而斃上與貴妃歎息久之遂命瘞於苑中爲立冢呼爲鸚鵡冢

赤鸚鵡

沈約宋書曰謝莊爲太子庶子時南平王鑠上赤鸚鵡普詔群臣爲賦太子左衛率袁淑文冠當時作賦畢齋以示莊莊賦亦竟淑見而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傑也遂隱其賦

南史曰西南夷訶羅陁國宋元嘉七年遣使貢金指環赤鸚鵡

五色鸚鵡

吳時外國傳曰扶南東漲海中有洲出五色鸚鵡曾見其白者如丹鷄廣志同

唐書曰玄宗有五色鸚鵡能言育於宮中上命左右試產御衣鳥輒瞋目吒咤岐王文學因獻鸚鵡篇以贊其事上以示百寮尚書左丞相張說上表賀曰伏見天恩以靈異鸚鵡及所述篇出示朝列臣按南海異物志有時樂鳥鳴皆云太平天下有道則見臣驗其圖丹首紅臆朱冠綠翼

與此鸚鵡無異而心聰性辯護主報恩故非常品孔禽實瑞經所謂時樂鳥也岐王雖敘其事未正其名蓋編國史以彰聖瑞

又曰元和中訶陵國遣使獻五色鸚鵡類伽鳥其事出嶺表異錄曰容管廉白州產泰吉了大約似鸚鵡觜脚皆紅兩眼後夾腦有黃肉冠善效人言語音雄大分明於鸚鵡之見也

孔雀

春秋元命苞曰火離爲孔雀

周書曰成王時方獻孔雀方亦戎別名

漢書曰罽賓國出孔雀

又曰尉佗獻文帝孔雀二雙

續漢書曰西南夷魚池出孔雀

又曰西域條支國出孔雀

張璠漢記曰條支國臨西海出師子孔雀

江表傳曰魏文帝遣使於吳求孔雀群臣以爲非禮欲不與孫權勑付使

魏文帝與朝臣詔曰前于寘王所上孔雀尾萬枚文采五色以爲金根車蓋遥望耀人眼

吳志曰孫休永安五年使察獸到交趾調孔雀大猪

又曰薛綜上疏曰日南遠致孔雀充備寶玩不抑其賦以益中國

吳錄地理志曰交阯西于縣多孔雀在山草中郡內及朱崖皆有之

晉書公卿贊曰世祖時西域獻孔雀解人語彈指應聲起

傳

晉書曰公孫皓時交趾太守孫�screenshot貪墨爲百姓所患會察獸鄧荀至擅調孔雀三千頭人畜一頭遣送秣陵和既苦遠役咸思爲亂郡吏呂興殺�screenshot及荀以郡內附

齊書曰武帝年十三夢人以筆畫身左右爲兩翅着孔雀羽衣裳空中飛舉

又曰文惠太子長懋製珎翫之物織孔雀毛爲裘光采金彩過於雉頭遠矣

後魏書曰龜茲國地多孔雀羣飛山谷人取養及食乳如雞鶩

唐書曰高祖穆皇后少時父母私相謂曰我女貌非常不可妄以許人當爲之求賢夫矣乃於門屏畫二孔雀相對公乎有求婚者輒與兩箭令射之父母濟相謂曰若中孔雀之目者即以妻之前後射者數千人莫能中高祖後至發弓中其目蕭公大悅因即與婚

山海經曰南方多孔鳥郭璞曰孔雀也

列仙傳曰蕭史吹蕭致孔雀

西京雜記曰魯恭王好鬬鴨鴈養孔雀鵁鶄奉穀一年二千石

鹽鐵論曰南越以孔雀珥門戶今貴其所饒非所以厚中國也

太玄經曰孔鴈之義可法則也虞翻注曰鴈飛成列亦成行故可法則也

郭子曰梁國楊氏子年九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家父不在乃呼兒出爲之設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此實君家果應聲荅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南越志曰義寧縣杜山多孔雀爲鳥不必足合止以音影相接便有孕

楚辭曰孔雀翕翁翠旌王延壽曰以孔雀之翅爲車蓋登九天兮撫慧星

華陽國志曰雲南郡出孔雀常以二月來翔月餘而去異物志曰孔雀其大如鴈而足高毛皆有班文采捕得畜之拍手則舞又曰孔雀形體既大細頸隆背似鳳凰自背及尾皆作珠文五殺光耀長短相次羽毛未皆作負文五色相繞如帶千錢文長二三尺頭戴三毛長寸以爲冠足有距栖遊岡陵迎晨則鳴相和

傅巽奢儉論曰豐狐以赤色禍身翡翠孔雀亦災斯文

楊孝元交州異物志曰孔雀人拍其尾則儛

劉欣期交州記曰孔雀色青尾長六七尺能舒舞足爲節出諸處○嶺南異物志曰交趾郡人多養孔雀或遺人以充口腹或殺之以爲脯腊人又養其鶵以爲媒傍施網罟捕野孔雀伺其飛下則牽網橫掩之採其金翠毛裝爲扇拂或全株生截其尾以爲方物云生取則金翠之色不滅

耳

翡翠

爾雅曰翠鵗也郭璞注曰似鶯紺色出鬱林

孝經援神契曰神靈滋液則翠羽羅

周書曰成王時蒼梧獻翡翠

漢書曰尉佗獻文帝翠鳥千

又曰燕刺王旦郎中侍從貂羽黃金附蟬晉灼曰以翠羽飾冠

徐廣車服注曰天子輅金根車翠羽蓋皇后首飾步搖八雀九華加翡翠

吳錄曰薛綜上疏曰南遠致翡翠充備寶玩

晉令曰翡翠不得西度隴

倉頡解詁曰鵗翠別名也

說文曰翡翠青赤雀也

異物志曰翠鳥似鷰翡赤而翠青其羽可以爲飾

南州異物志曰翠唯六翮毛長寸餘青茸翡大於鷰小於烏曰

楊孝元交趾異物志曰翠鳥先高作巢及生子愛之恐墜稍下作巢子生羽毛復益愛之又更下作巢也

南中八郡異物志曰翠大如鷰腹背純赤民捕食之不知貴其毛羽也

廣志曰翡色赤紺皆出交趾與古縣

交州記曰翡翠出九眞頭黑腹下赤青縹色似鸚鵡

太玄經曰翡翠狐鼠好作也

離騷曰翾飛兮翠曾（曾也言巫舞工巧翾然若翠舉）

楚辭曰翡翠幬（王逸注曰翡翠羽毛飾幬帳）

宋玉登徒子賦曰眉如翠羽

司馬相如子虛賦曰錯翡翠之蔵蕤（以翡翠之飾步搖置之笄頭也）

左思吳都賦曰山雞鷓飛而來栖翡翠列巢以重行

劉邵七華曰剪儁陵之縹翠承葱嶺之碧雞

秦書曰苻堅時西域獻翠鳥四頭雄雌各二籠盛之月餘並死

左傳曰鄭子臧好聚鷸冠

戰國策曰趙且伐燕蘇代謂燕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拑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見蚌脯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有死鷸蚌鷸兩不肯解漁者併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弊衆臣恐强秦之爲漁父也

范子計然曰計然者蔡丘濮上人晉三公子姓辛氏字文

于博學無所不通范蠡知其賢人卑身事之請受道藏於石室乃刑白鷴而盟焉

鷓鴣

崔鴻蜀錄曰蜀連有災天雨血地仍震地生毛鷓鴣集城下

異物志曰鷓鴣其形似雌雞其志懷南不忘北其名呼飛但南不北其肉肥美宜炙可以飲酒爲諸膳也

嶺表異錄曰鷓鴣臆前有白圓點背上間紫赤毛其大如小野雞多對啼

南越志云鷓鴣雖東西迴翔然開翅之始必先南翥亦胡馬依北之義也其鳴自呼社薄州本草云自呼鈎輈格磔李群玉山行聞鷓鴣詩云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鈎輈格磔聲

白鷴

西京雜記曰南越王獻高帝白鷴黑鷴各一隻

後漢書班固傳西都賦曰招白鷴下雙鵠揄文竿出比目

王彪之閩中賦曰林鷴繡白○謝惠連雪賦曰白鷴失素

雲南記曰韋齊休使至雲南其國饋白鷴皆生致之

鶡

說文曰鶡似雉出上黨

列子曰黃帝與炎帝戰以鵰鶡爲旗幟

漢書曰京兆尹張敞言鶡雀飛集丞相府丞相黃霸以爲神雀欲以上聞敞劾奏之霸大慙

續漢書輿服志曰虎賁武騎皆鶡冠鶡者勇雉也以其鬬死乃止故趙武靈王以表武士焉

晉八王故事曰張方將移惠帝於長安入殿奉迎自領五千騎皆從鐵纏槊二節鬚毦繫兜鍪皆用涼州白鶡毛望

之若荼天子見之大驚

山海經曰憚諸之山其鳥多鶚郭璞注曰似雉而大青色有毛角角健鬬至死乃止

蘇子曰帶方寸之印施丈尺之組載貂鶡之尾建千丈之城此世俗之富貴也

鶬

爾雅曰鶬鴰母也其子鸛郭璞注曰鶬青州呼爲鴰曰廣雅曰鶬鶬也

說文曰鶬鶬屬也一曰牟母一曰鶖

呂氏春秋曰季春之月桐始華鼠化爲鶖桐梧也是月華故曰始華田鼠化駕幽州謂之鶬

鶉

詩曰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又曰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鶉兮

爾雅曰鶉鶉其雄鶻牝痺其子鴉郭璞曰鶉鶬屬者也

春秋運斗樞曰機星散爲鶉德義少殘百家則鶉生狗

大戴禮夏小正曰三月田鼠化爲駕駕鷂也化而之善故盡其辭也鷂爲鼠化而之不善故不盡其辭也

廣志曰宛鶉大於北鶉以供御

孔元舒在窮記曰趙太龍以鶉二十枚奉上老母

南方草物狀曰短頭細黃魚以九月中因秋風而變成鶉

上國吏民捕取鹽炙食滋味肥美出交趾合浦郡

東方朔別傳曰占人被召見人以罔求鶉鶉飛入罔知必有罪非入罔罪字故也

莊子曰田鼠化爲鶉

淮南萬畢術曰蝦蟇得瓜平時爲鶉注云取瓜去瓣置生蝦蟇其中殺鶉以血塗瓜堅塞之埋東坦北角深三尺其平日發出之以爲鶉矣

賈誼新書曰宋康王時有雀生鸇占之曰小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射天笞地斬社焚之爲齊所滅

徐幹中論曰俗士之牽達人猶鸇鳥之欺孺子鸇之性善近人飛不迅行不速似將可獲故孺子逐之不已俗士似將可悟終難可移達人所以緩唇鳴聲而不捨也

周書時訓曰清明之日又五日田鼠化爲鴽鼠不化國多貪殘

兵書曰兩敵相當鸇集壁上軍十五日敗

干寶晉記曰趙王倫篡位有鸇入太極前殿有雉集於東堂○楚辭曰鸓鶴兮軒軒鸇鸇兮甄甄哀我兮寡獨靡有兮正倫

窮神祕苑曰安定原上築城時奠祭以觚爵忽有一鸇飛於觚之上因名鸇觚之城後魏文帝天統中立爲鸇觚縣

夢書曰鸇鷃爲鬬相見怒也夢見鸇鷃憂鬬也

劉欣期交州記曰武寧縣秋九月黃魚上化爲鸇鳥

萬春鳥

三國典略曰北齊高緯時有萬春鳥見齊仙都苑上爲造萬春堂以應嘉瑞

舍利鳥

隋書曰婆利國有鳥名舍利解人語大業十年遣使入貢後遂絕

兵曹鳥

唐書曰崔希喬爲幷州兵曹廳前叢葦有小鳥如鷦鷯來巢孕外五色大如鷄子數日鶯毀鷇見已踰於母月餘五色成文大如鷄馴擾閑暇頃之飛翔時歸舊所人到今號兵曹鳥

巢衣鳥

洞冥記曰漢武帝時忽有細鳥集於帷帟或集人衣襟因名曰巢衣鳥宮內嬪好皆悅之有鳥集其衣者輒蒙愛幸至武帝末稍自死人猶愛其皮服其皮者多爲丈夫所媚王莽末猶有一兩箇去來莽羅得之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十四

金澤文庫

羽族部十二

鴛鴦　鴻鵠　鵝鶬　鵠鴒　鸕鷀
鷗　鷺　白鷺　鵠　鷄鵝　鵝鵝　鸕鷀
婦澤　鸛雀　鶩　鴿　精衛
水扎鳥

鴛鴦

歸藏曰有鳧鴛鴦有鴈鵝鶬鷄○詩曰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昭儀在昭陽殿遺飛燕書曰今日嘉辰貴姊懋膺洪冊上樅三十五條

金澤文庫

以陳踴躍內有鴛鴦襦鴛鴦被○魏志曰文帝問占夢周宣曰吾夢殿屋兩尾墮化爲雙鴛鴦此何爲也宣對曰後宮當有暴死者上曰吾許卿耳宣曰夫夢意也苟以形言便占吉凶言未卒黃門令奏宮人相殺○干寶搜神記曰大夫韓憑其妻美宋康王奪之憑怨王囚之憑遂自殺妻乃陰腐其衣王與之登臺自投臺下左右捉衣衣不勝手遺書於帶曰願以屍還韓氏而合葬王怒令埋之二塚相對經宿忽有梓木生二塚之上根交於下枝連其上有鳥如鴛鴦雌雄各一恒栖其樹朝暮悲鳴音聲感人○古今注曰鴛鴦水鳥鳧類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則一者相思死故謂之疋鳥○楚詞曰鴛鴦兮噰噰

古詩曰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文彩雙鴛鴦裁爲合歡被

又曰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

鄭氏婚禮謁文贊曰鴛鴦雌雄相類飛止相疋

鸂鶒

臨海異物志曰鸂鶒水鳥毛有五彩色食短狐其在溪中無毒氣

劇談錄曰河南府尹閻前臨大溪每僚佐有入臺者則水中先有小灘漲出石礫金光澄澈可愛牛僧孺爲縣尉一日忽報灘出翌日宰邑與同僚列筵於亭上觀之因召老宿備詢其事有老吏云此必分司御史非西臺之命若是西臺灘上當有鸂鶒雙立前後居人以此爲則僧孺潛揣縣僚無出己者因舉杯曰既能有灘何借一雙鸂鶒宴來終俄有鸂鶒飛下不旬日拜西臺御史

鵁鶄

尔雅曰鳺鶞郭璞注曰似鳧脚高毛冠江東人家畜之以厭火災鳺音鴺肩反

說文曰鳺鶞鶞也一曰鶞鸚

西京雜記曰魯恭王好鬬雞鴨養孔雀鶞鵲奉穀一年二千石

異物志曰鶞鵲巢於高樹顛生子未能飛皆銜其母翼飛下地飲食

夢書曰夢見鶞鵲居不雙也婦見之此獨居也婿見之恐失妻也雄雌俱行淫佚遊也

唐書曰玄宗嘗遣中官往江南採捕鶞鵲及諸水禽汴州刺史倪若水上疏諫曰方今九扈時忙三農作苦田夫擁耒蠶婦持桑而以此時採捕奇禽異鳥供園池之翫遠自江嶺達於京師水備舟舫陸倦擔負飯之以魚肉開之以稻粱道路觀者莫不以陛下賤人而貴鳥也陛下當以鳳鳳爲凡鳥麒麟爲凡獸即鶞鵲鷁鵝曷足爲貴也

鷗

倉頡解詁曰鷺鷗也生藕葉上名水鴉

說文曰鷗水鴉也

山海經曰玄股國其人食鷗

南越志曰江鷗一名海鷗在漲海中隨潮上下常以三月風至乃還洲嶼生卵似雞卵色青頗知風雲若群飛至岸必風漁人及度海者皆以此爲候

列子曰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遊鷗鳥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其父曰吾聞鷗鳥皆從汝遊取來吾翫之明日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也

晉咸和起居注曰二年正月饗萬國有五鷗集太極殿前

晉中興徵祥說曰鷗集太極殿殿非鷗所處湖澤鳥也時

蘇峻作逆宮室被焚太平公主時人咸爲之懼門客陳振
唐書曰崔湜既私附太平公主時人咸爲之懼門客陳振
鷺獻海鷗賦以諷之湜雖稱善而心實不悅

鷺

詩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鷺鳥之羽可以翳舞者執持以指麾
又曰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
戾止亦有斯容
又曰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毛詩義疏曰鷺水鳥好白而潔故謂之白鳥齊魯之閒謂
之舂鋤遼東樂浪吳揚人皆云白鷺大小如鶴青腳高尺
七八寸解指如鷹尾啄長三寸頂上有毛十數枚長尺餘
毵毵然衆毛異甚好將欲取魚時弭之今吳人亦養之好
群飛行楚成王時有朱鷺合沓飛舞則復有赤色舊鼓吹
曲有朱鷺是也
爾雅曰鷺舂鋤郭璞注曰白鷺也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江東取以爲接離名之曰白鷺縗
穆天子傳曰天子作詩三章以哀民曰有皎者鷂鷂鳥名音路
鷂鷂其飛
幽明錄曰巴東有一道士忘其姓名事道精進入屋燒香
忽有風雨至家人見一白鷺從屋中飛出雨住遂失道士
所在
古金樂錄曰吳王夫差時有雙鷺飛出鼓中而去
南史曰張融年弱冠同郡道士陸修靖以白鷺羽扇遺之
曰此異物奉異人

鵗鴣

詩曰鵗鴣在原兄弟急難

毛詩義疏曰鵯鵒水鳥一名渠梁大如鶉雀脚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桂陽謂之連錢

爾雅曰鵯鵒雝渠郭璞注曰雀屬也飛則行鳴則搖

鷁

左傳曰正月戊申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

莊子曰夫白鷁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

列子曰河澤之鳥視而孕曰鵖

錄異傳曰弘公者吳興烏程人患瘧經年弘後獨至旁舍瘧發日數小兒或騎公腹或扶公首脚公因佯眠忽起捉得一兒遂化成黃鷁餘者皆走公乃縛以還家暮懸窻上云明日當殺食之比曉失鷁處公瘧遂斷于時人有得瘧者但依弘便瘧斷

晉書曰武帝謀伐吳詔王濬脩舟艦濬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

博物志曰白鷁雄雌相視則孕或曰雄鳴上風雌鳴下風則亦孕

劉禎魯都賦曰綠鷁葱鶩

鸍鷹

爾雅曰鷹須鸁似鳧而小嘗中螢火

楊雄方言曰野鳧甚小而好沒水中者南楚之外謂之鸍鵜大者謂之鸍鵜

纂文曰鵖施石檄开零皆野鴨沒食曰鵖長頸曰施多白曰开零在山澗曰石檄

白鸍音剥

爾雅曰鵖鳥鸍郭璞注曰水鳥也似鴨而短頸腹翅紫白色背上紺色江東呼爲鳥鸍音駁

卞敬宗鶚賦曰鳥宜野之性備於俯仰之間專視緩步有自卑之志

鵠

詩曰鵠羽刺時也晉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父母也肅肅鵠羽集于苞栩肅肅鵠行集于苞桑肅肅鵠翼集于苞棘

禮曰雞肝鴈腎鵠奧鹿胃鄭玄奧腥

鷄鶂

爾雅曰鷄鶂雜縣郭璞注曰漢文帝時瑯琊有大鳥如馬騊駼時人謂之爰居

廣志曰馬鳥鷄鶂

莊子曰海鳥止於魯郊魯侯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人養鳥也不如以鳥養鳥司馬彪曰鄭鷄鶂也

國語曰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爰居雜縣東門城門臧文仲使國人祭之文仲不知以爲神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越足也言其迂闊不知政要也夫祀國之大節也節制而節政之所成也言節所以成政故慎制祀以爲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己不知而祀之以爲國典難以爲仁且智矣夫仁者講功而智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智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

爾雅曰鵜鶘鵜鶘郭璞注曰今之鵜鶘也好群飛入水食魚故名汚澤俗呼爲陶河

毛詩疏曰唯鵜在梁許慎曰鵜鶘也一名汙澤一名陶河

水鳥身形似鶖而極大喙長尺餘直而廣目中赤鴿下胡大如數斗囊若有小水魚便抒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在陸地乃共食之故曰陶河

魏志曰五月有鵜鶘集靈芝地詔曰此詩人所謂汚澤也

曹詩刺恭公遠君子而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于下位乎否則斯鳥胡爲而至其博舉天下傳德茂材獨行君子以荅曹人之刺○山海經曰憲斯之山沙水出焉其中多鵜鶘如鴛鴦而人足其鳴自叫見國有土功

莊子曰魚不畏網而畏鵜鶘網者公平無私鵜鶘有心故魚畏之明主行賞罰如網

淮南子曰鵜鶘飲水數升而不足

文選曰人鸕鷀

爾雅曰鷀鸕郭璞注曰卽鸕鷀也觜角曲如鈎食魚

異物志曰鸕鷀不生卵而孕雛於池澤間又吐生多者八九少者五六相連而出若系緒水鳥而巢高樹上或在石窟之間

隋書曰倭國草木冬青土地膏腴水多陸少以小環挂鸕鷀項令入水捕魚得百餘頭以充食

唐書曰貞元十三年四月上以自春已來時雨未降正陽之月可行雩祀遂幸興慶宮龍堂兆庶祈禱忽有白鸕鷀沉浮水際羣類翼從其後左右侍衛者咸驚異之俄然莫知所往方悟神龍之變化遂相率蹈舞稱慶至乙丑果大雨遠近滂沱於是宰臣等上表陳賀

范汪治咽方曰咽鸕鷀喙卽愈治鯁燒鸕鷀羽水服半錢卽下若呼鸕鷀鸕鷀亦有下者

爾雅曰滮嬀郭璞注曰滮嬀澤中見人陳宣王之時其鳴如鼓其聲如雷故

爾雅曰鶖澤虞孫炎注曰尸鳩或謂鶖澤虞其別名郭璞注曰今烟澤也常在澤中見人輒鳴不去有象主守之官因名之也

鸛雀

說文曰鸛雀也詩曰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

毛詩義疏曰鸛一名負釜一名背竈一名皂裙泥其巢一旁爲池含水滿之取魚置池中食其雛若殺其子則一村致災旱

華嶠後漢書曰楊震字伯起年五十始應州郡之辟衆人謂之晚暮後有鸛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魚者卿大夫之服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

淮南萬畢術曰天雄鸛胎日行千里取鸛鳥胎於日中暴一日夜增天雄一月用三十天雄而并治爲丸大如梧子欲行吞一丸得騰蛇瞻卬大良去天雄乃獨膳即行千里

桓譚新語曰昔有鸛郡國皆殺之而三輔俗不敢取取或雷霹靂起原天不獨在彼而在此其殺取時正與雷偶耳

抱朴子曰以鸛血塗金丹一丸內衣中以指物隨口變化

神農本草曰鸛骨味甘無毒治鬼蠱諸疰五尸心腹疾

博物志曰鸛水鳥也伏卵時數入水卵冷則不孕取礜石

周圍繞卵以助暖氣故方術家以鸛巢中暖礜石爲貞物

列仙傳曰木羽者鉅鹿人母貧賤主助產產探婦婦兒生開目大笑母大怖暮夢見大冠赤幘者守兒言此卽司命君當報汝恩汝子木羽得仙母陰識之生兒字木羽所探兒至年十五夜有車馬來迎之過呼木羽爲我御車遂俱去又二十餘年鸛雀旦以二尺魚着戶上母匿不道而賣其魚四十餘年母乃終

詩曰有鳶在梁

說文曰鳶禿鶩也

環氏吳紀曰嗣主問中書令張尚鳥之中大者唯鶴小者雀乎尚曰大者有禿鶩小者鷦鷯主忌勝己因徙尚廣州

楚辭曰鵾鴻群晨雜鶩鶬鵾雞也鴻鴈也鶩禿鶩

後魏書曰正光二年八月獲禿鶩於宮內詔以示崔光崔光表曰蒙示十四日所得大鳥此即詩所謂有鶩在梁解云禿鶩也貪惡之鳥野澤所育不應入於殿庭昔魏氏黃初中有鵝鵠集于靈芝池文帝下詔以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博求賢俊太尉華歆由此遜位而讓管寧也臣聞野物入舍古為不善是以張翁惡鴟賈誼忌鵩鵩鵩暫集而去前王猶為至誡況今親入宮禁為人所獲方被畜養宴然不以為懼准諸往義信有殊矣且饔餼之禽必資魚肉菽麥稻粱時或飡啄一食之費容過斤溢今春夏陽旱穀糴稻貴窮窘之家時有菜色陛下為民父母撫之如傷豈可棄人養鳥留意於醜形惡聲哉衛侯好鶴曹伯愛鴈身死國滅可為寒心陛下學通春秋親覽前事何得中詠其行未遵誠願遠師殷宗近法魏祖修德延賢消災集慶放無用之物棄之川澤取樂琴書頤養神性肅宗覽表大悅即棄之池澤

南史曰齊晉安王子勛即僞位於尋陽其夕有禿鶩鳥集城上

唐書曰會昌元年六月有禿鶩鳥集于禁苑

爾雅曰鵅麋鴰郭璞注曰今呼鵅鴰音箭括一音利也

莊子曰大鵬飽食仰天而噓

列子曰滿日子之七連雙鵠於青雲之際

楚辭曰酸鳥騰鳥騰小雁也煎鴻鶴

江賦曰奇鶬九頭

精衛

山海經曰炎帝之女名娃游于東海溺而不反是爲精衛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堙東海

述異記曰昔炎帝女溺死東海中化爲精衛其鳴自呼每銜西山木石以塡東海怨溺死故也海畔俗說精衛無雄耦海燕而生生雌狀如精衛生雄狀如海鷰今東海畔精衛誓水處猶存溺於此川誓不飲其水一名誓鳥一名寃禽又名志鳥俗呼爲帝女雀

博物志曰有鳥如烏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昔赤帝之女娃往遊于東海溺死而不反其神化爲精衛故精衛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塡東海

左思魏都賦曰䢼䢼音祗精衛銜木償怨

左思吳都賦曰精衛銜石而遇繳文鰩夜飛而觸綸

水扎鳥

南夷志曰水扎鳥出昆明池冬月遍於水際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十六

羽族部十三

鷹　鶻　鸇　隼　鶚　鵰

鷺　鶚　白鷹

鷹

春秋運斗樞曰瑤光星散爲鷹○禮記月令曰鷙蟲之日鷹化爲鳩○又曰七月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

左傳文公十八年季文子使太史克對宣公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墜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又昭公四郯子曰少皞鳥師而鳥名爽鳩氏司寇者也杜預注曰爽鳩鷹鷙鳥也故爲司寇主盜賊也

又襄公四曰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

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

毛詩曰維師尚父時惟鷹揚如鷹之飛揚也箋云鷹鸇鳥也

爾雅曰鷹鴞鳩郭璞注曰鴞當爲鵂鶹字之誤也左傳作鵂鶹是也善擊官於代郡捕之

又曰鷹隼醜其飛也翬鼓翅翬翬然疾

春秋考異郵曰金伐木故鷹擊雉

易通卦驗曰鷹者鷙殺之鳥

周書曰驚蟄之日鷹變爲鳩小暑之日鷹乃學習鷙暑之日鷹乃祭鳥

大戴禮曰正月鷹則爲鳩鷹也者非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善變而如仁故具言之也鳩爲鷹而不仁故不書其辭

史記曰李斯臨刑思牽黃犬臂蒼鷹出上蔡東門不可得矣

漢書曰鷹隼未擊矰弋不得施於蹊隧

又酷吏傳曰郅都爲濟陽太守時人號爲蒼鷹

又曰孫寶爲京兆尹請故吏侯文爲掾立秋日文謂寶曰今鷹隼始擊當順天氣成嚴霜之誅

後漢書曰崔駰與竇憲牋曰今日漢陽太守率吏卒數十人皆臂鷹牽狗云欲上幕府夫鷹犬所獲不過雉兔斯乃細人之事

東觀漢記曰和熹皇后臨朝上林鷹犬悉斥賣之

又曰趙勤字孟卿太守柘虞署督郵新野令自責還印綬去虞歎曰善吏如使良鷹下韝即中○馬融與伯世書曰憒憒愁思猶不解懷思在竹閒放狗逐麋曉秋涉冬大蒼出籠黃棘卜菟茝以乾葵以送餘日茲樂而已

魏志曰呂布因陳登求徐州牧不得布怒登喻之曰登見

曹公信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則噬人公曰不如養鷹飢則爲用飽則揚去布乃解

晉書曰虞潭字思奥會沈充等逼京師潭起義軍至上虞有野鷹飛集屋梁衆懼潭曰起大義而剛鷙之鳥來破賊必矣後如其言

又曰崔洪清厲骨鯁爲尚書左丞時人爲之語曰叢生荆棘來白博陵在南爲鷄在北爲鷹

又載記曰慕容垂請至鄴拜墓苻堅許之權翼諫曰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便高颺遇風塵之會必有凌霄之志唯宜急其韝靷不可任其所欲堅不從

南史曰王僧達性好鷹犬何尚之致仕復膺朝命於宅設又關齊大集朝士自行香次至僧達曰願即且放鷹犬勿復遊獵

又曰齊鬱林王即位未踰旬多聚飛鷹快犬以梁肉奉之

陳書曰侯安都率水軍於中流斷齊軍糧運又襲秦郡破徐嗣徽柵收其家口得嗣徽所彈琵琶及所養鷹遣信餉之曰昨至弟住處得此今以相還嗣徽等見之大懼

北史曰後魏華山郡王澄弟嵩孝文時位步兵校尉大司馬安定王休薨未及卒哭嵩便遊田帝聞大怒曰嵩大司馬薨殂一月爾便以鷹鷂自娛有叔父之痛無猶子之情損心棄禮何其太速便可免官

又曰齊廣寧王孫孝珩好綴文有技藝嘗於廳事壁自畫一蒼鷹見者皆以爲眞○三國典略曰元坦爲冀州刺史不恤人事專爲聚斂性好畋漁無日不出秋冬獵禽獸春夏捕水族鷹犬常數百頭罾網十餘車自云寧二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

唐書曰太宗初傳位舊苑中有籠鷹悉斷聯任去良犬並解縶放之

又曰太宗謂侍臣曰李大亮可謂忠直矣朕遣使至其所見有佳鷹諷令獻朕大亮因密表責朕云陛下久絕田獵而使者求鷹若是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便是任使非人朕覽表嘉歎不能自已有臣若是朕復何憂於是賜之金壺以彰忠讜

又曰源乾曜爲京兆尹仍京師留守乾曜政存寬簡不嚴而理嘗有仗內白鷹因縱逸遂失所在令京兆切捕之俄於野外獲之其鷹掛於叢棘而死管吏懼得罪相顧失色乾曜徐曰事有邂逅死亦常理主上仁明當不以此寘罪必其獲戾吾自當之不須懼也遂入自請失官之罪上不問

又曰憲宗時每歲冬以鷹犬出近畿習狩謂之外按宜徽院供奉官爲其使領徒數百恃恩恣橫郡邑懼擾皆厚禮迎犒之恣其所便止舍私邸百姓畏之如寇盜

戰國策曰唐雎謂秦王曰要離刺慶忌蒼鷹擊於殿上

廣志曰有雉鷹有菟鷹一歲爲黃二歲爲撫三歲爲青胡鷹獲麞出廬江

幽明錄曰楚文王少時好獵有人獻一鷹文王見之爪距神爽殊絕常鷹故爲獵於雲夢置網雲布烟燒張天毛羣羽族爭噬競搏此鷹軒頸瞪目遠視雲際無搏噬之志王曰吾鷹所獲以百數汝鷹曾無奮意將欺余耶獻者曰若効於雉兔臣豈敢獻俄而雲際有一物凝翔鮮白不辨其形鷹便竦翮而升矗若飛電須臾羽墮如雪血下如雨有大鳥墮地度其兩翅數十里衆莫能識時有博物君子曰

此大鵬鵬也文王乃厚賞之

西京雜記曰茂陵少年李亭好馳騁狗逐獸或以鷹鷂逐兎皆以爲佳名狗則有修毫釐睫白望青曹之名鷹則有青翅苴眸青冥金距之屬鷂則有從風鷂孤飛鷂

論衡曰孔子畏陽虎却行流汗陽虎未必色白孔子未必面青鷹擊雀鷂啄鳩未必鷹鷂南方雀鳩西方自以筋力勇壯相勝服也

秦子曰虎能雄猛不可以託麑鷹能飄擊不可以寄雛

物理論曰使武士宰民如使狼牧羊使鷹養雛也

焦贛易林曰鷹棲茂樹候雀往來

益部耆舊傳曰廣漢馮顥爲謁者逐單于至雲中大將軍梁冀遣人求鷹止菁陽舍人不避顥顥收之使人擊鷹而亡也顥追捕甚急冀辭乃止

古樂府曰豹則虎之弟鷹則鷂之兄

魏文帝苦寒歌書曰商風振條秦鷹秋吟斯可謂聲協鍾石氣應風律

孫楚鷹賦曰郭延考與余辭其後從者韝二鷹以侍側郭邊人也好弋獵顧眄心欲自娛樂請余爲賦曰其爲相也跡尾闊臆高髯圓顱深目娥眉狀似愁胡曲觜短頸足若雙柱

隋魏彥深鷹賦曰惟茲禽之化育實鍾山之所生資金方之猛氣擅火德之炎精何虞者之多端運橫羅以羈束綴輕絲於雙臉結長皮於兩足飛不遂於本情食不充於所欲逸翰由其暫斂雄心爲之自局若乃氣非一體相乃多途指重十守尾貴合盧立如植木望似愁胡觜同劍利脚等荆桔亦有白如散花赤如點血大文若錦細斑似纈眼

類明珠毛猶霜雪身重若金爪剛如鐵或復頂平似削頭圓如卵臆闊頸長筋麤脛短翅厚羽勁髀寬肉緩求之事用俱爲絕伴或似鵝頭或似鵶首赤精黃足細骨小肘懶而易驚姦而難誘住不可呼飛不及走若斯之輩不如勿有若夫疾食速消此則有命免頸猴立是爲無病厠門忌大結肚惡軟條不欲絕背不宜喘生於窟者則好眠巢於木者則常立雙骸長者則起遲六翮短者則飛急毛衣屢改厥色無常寅生酉蔵總號爲黃二周作鵠千日成蒼雖曰排虛性殊衆鳥雌則體大雄則形小遇犬則驚猜得人則馴擾養鷚則少病野羅則多巧察之爲易調之實難格必高迥屋必華寬薑以取熱酒以排寒韝須溫煖肉不陳乾近之令狎靜之使安晝不離手夜便火宿微加其毛少減其肉肌肥骨瘦心和性熟念絕雲霄志在馳逐

又曰獻鶻鶻北齊書曰上洛王思宗弟思好少以騎射事文襄及文宣受命爲左衛將軍本名思孝天保五年討賊文宣悅其驍勇謂曰爾擊賊如鶻入鴉群宜思好事故改名焉

隋書曰劉昶子居士爲太子千牛備身聚徒任俠不遵法度公卿子弟有力雄健者輒將至家以車輪括其頸而捧之殆死能不屈者稱爲壯士釋而與交黨與三百人共驕捷者號爲餓鶻隊

唐書曰元和四年藹德曷里祿設弭施合蜜里迦可汗遣使請改迴紇爲廻鶻義取迴旋輕捷如鶻

又曰元和八年淄青節度使李師道進鶻十二命還之

唐杜甫義鶻行曰陰崖有蒼鷹養子黑桓顛白蛇登其巢吞噬恣朝飡雄飛遠求食雌者鳴辛酸力强不可制黃口

寧生存其父從西來翻身入長煙斯須領健鶻憤懣寄所宜斗士捩孤影無聲來九天脩鱗脫遠枝巨顙拆者拳直空得蹤蹬短草辟蜿蜒折尾能一擺飽腸今已穿生蛾滅衆鷂死亦垂千年物情有報復快意貴目前茲實鷙鳥最急難心炯然功成失所往朋捨何其賢近經漢水湄此事樵夫傳飄蕭覺素鬚禀欲衝儒冠人生許與分亦在顧眄聊爲義鶻行求激壯士屏

鷵

爾雅曰晨風鷵也郭璞注曰鷂屬

孟子曰爲叢驅雀者鷵也爲湯武驅民者桀也紂也

隼

毛詩曰織文鳥章白旆央央箋云鳥章隼之文章將帥之服

又曰鳲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隼急疾之鳥

詩義疏曰鷂也齊人謂之擊正或謂之題肩或曰雀鷹春化爲布穀此屬數種皆爲隼

周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

春秋考異郵曰陰陽氣貪故題肩擊宗均注曰題肩有爪芒爲陽中陰故擊殺也

國語曰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故銘其括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寶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

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櫝

鶻

說文曰鶻鷙鳥也

爾雅曰鷃負雀郭璞注曰鷃鶻也江東呼爲鷃善捉雀因名云

廣雅曰鵗肩鵰子籠脫鶻也

廣志曰鵰子大如胡鷰色似鶻食雀籠脫擊鳩鵲

晉書曰王育京兆人也太守杜宣命爲主簿俄而宣左遷萬年令杜令王俊詣宣宣不迎之俊怒曰卿往爲二千石吾所敬也今吾儕耳何敬不見迎欲以小雀遇我使畏死鶻也

唐書曰武德初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以三事諫其一曰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凡曰蒐狩須順四時陛下二十日龍飛二十一日有獻鶻鶻者此乃前朝之弊風少年之事務何忽今日行之

又曰太子承乾與漢正元昌相託附承乾賜以琵琶名馬元昌報以鶻子山雞

又曰太宗得鶻絕俊異私自臂之望見鄭公魏徵乃藏於懷公知之遂前白事因語古帝王逸豫微以諷諫語久帝惜鶻且死而素嚴敬徵欲盡其言徵語不時盡鶻死懷中

又曰楊德幹高宗朝爲萬年令有宦官恃貴寵放鶻不避人禾稼德幹擒而杖之二十悉拔其鶻頭官者涕泣祖背以示於帝帝曰爾情知此漢獰何須犯他百姓音不之問

又曰貞元十四年九月中書門下奏賀嵯峨山獲白鶻

莊子曰鶻爲鸇鸇爲布谷布谷復爲鶻此物變也

列士傳曰魏公子無忌方食有鳩飛入案下公子使人頃望見一鶻在屋上飛去公子乃縛鳩令出鶻逐而殺之公

子暮爲不食曰鳩避忌歸無患竟爲鶻所得吾負之爲吾捕得此鶻者無忌無所愛於是左右宣公子慈聲旁國左右捕得鶻三百餘頭以奉公子公子欲盡殺恐無辜乃自案劍至其籠上曰誰獲罪無忌者耶一鶻獨低頭不敢仰視乃取殺之盡放其餘名聲布流天下歸焉

論衡曰儒書稱魏公子方欲與客飲有鸇擊鳩鳩逃公子案下鸇追殺之於公子之前公子使人設罔捕鸇得數十責殺鳩之罪擊鳩之鸇俯頭不敢仰視公子乃殺之此虛言也鸇有千數擊鳩飛去安可復得或是捕鸇者折其頸也

夢書曰鷹鶻爲攻剽殘心也夢見鷹鶻憂賊人也

魏陳王曹植鶻雀賦曰鶻欲取雀雀自言雀微賤身體些小肌肉瘠瘦所得蓋少君欲相噉實不足飽鶻得雀言初不敢語頃來轗軻資糧乏旅三日不食略思死鼠今日相得寧復置汝雀得鶻言意甚怪營性命至重雀鼠貪生君得一食我命隕傾皇天是鑒賢者是聽鶻得雀言意甚沮惋死弊雀頭如果蒜不早首服捩頸大喚行人聞之莫不往觀雀得鶻言意甚不移日如擘椒跳蕭二翅我雖當死略無可避鶻乃置雀良久方去二雀相逢似是公嫗相將入草共上一樹仍共本末辛苦相語向者近出爲鶻所捕賴我番捷躰素便附說我辯語千條萬句欺恐舍長令兒大怖我之得免復勝於汝自今後竟莫復相妬

鵰

毛詩谷風四月曰匪鶉匪鳶翰飛戾天毛曰鶉鵰也鵰鳶貪殘之鳥也

說文曰鷲黃頭赤目五色皆備一曰鵰

漢書曰李廣爲上郡守匈奴入上郡武帝使中貴人從廣

匈奴射中貴人廣曰是必射鵰者也廣射殺二人生得一人果射鵰者也

穆天子傳曰春山爰有青鵰執犬豕食鹿

列子曰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鴦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鵰鶚之類無不柔者雌雄在前孳尾成群異類雜居不相搏噬

後魏書曰秦王幹機悟壯勇善弓馬大宗出遊自登之東北幹以騎從有雙鵰飛於上太宗命左右射之莫能中鵰旋飛稍高幹自請射之以二箭而下雙鵰太宗嘉之賜御弓矢金帶以旌其能軍中於是號幹爲落鵰都尉

北齊書曰斛律光嘗從世宗於洹橋校獵見一大鳥雲表飛颺光引弓射之正中其頸此鳥形如車輪旋轉而下至地乃大鵰也世宗取而觀之深壯異焉丞相屬邢子高見而歎曰此射鵰手也當時傳號落鵰都督

隋書曰長孫晟周宣帝時突厥攝圖請婚于周以趙王招女妻之然周與攝圖各相誇競妙選驍勇以充使者因遣晟副汝南公宇文神慶送千金公主于其牙前後使數十輩攝圖多不禮見晟而獨愛焉每共遊獵留之竟歲嘗有二鵰飛而爭肉因以兩箭與晟曰請射取之晟乃彎弓馳往遇鵰相攫遂一發而雙貫焉攝圖喜命諸子弟貴人皆親友奚昵近之以學彈射

漢書曰匈奴有計入漢地直張掖郡直當也生奇材箭竿鷲羽師古曰大鵰也黃頭赤目其羽可用爲箭前

西域諸國記曰耆闍崛山在王舍城北四里山有兩崖鷲鳥常群居其顛土人號爲靈鷲山也佛國記曰山石頭似鷲阿育王使鑿石假

安兩翼兩腳今見存

林邑國記曰西南遠界有靈鷲鳥能知吉凶魂人將死食尸肉盡乃去家人取骨燒爲灰投之漲海

鵶

毛詩曰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也關關雎鳩在河之州一名王雎一名鵰鶚江東呼爲鵶食魚鷙而有別

倉頡解詁曰鵶金喙鳥也見則天下兵能擊殺麞鹿

漢書曰鄒陽諫吳王曰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鵶孟康曰鵶大鵰

白鷹

爾雅曰揚白鷹郭璞注曰似鷹尾上白也

廣雅曰白鷹鷹也

說文曰白鷹玉鵰也

崔豹古今注曰揚白鷹似鷹而尾上白也亦號爲印尾鷹

風土記曰說詩義者或說雎鳩爲白鷹白鷹鸇屬於義無取蓋蒼鵶大如白鷹而色蒼其鳴戛戛和順又遊於水而息於洲常隻不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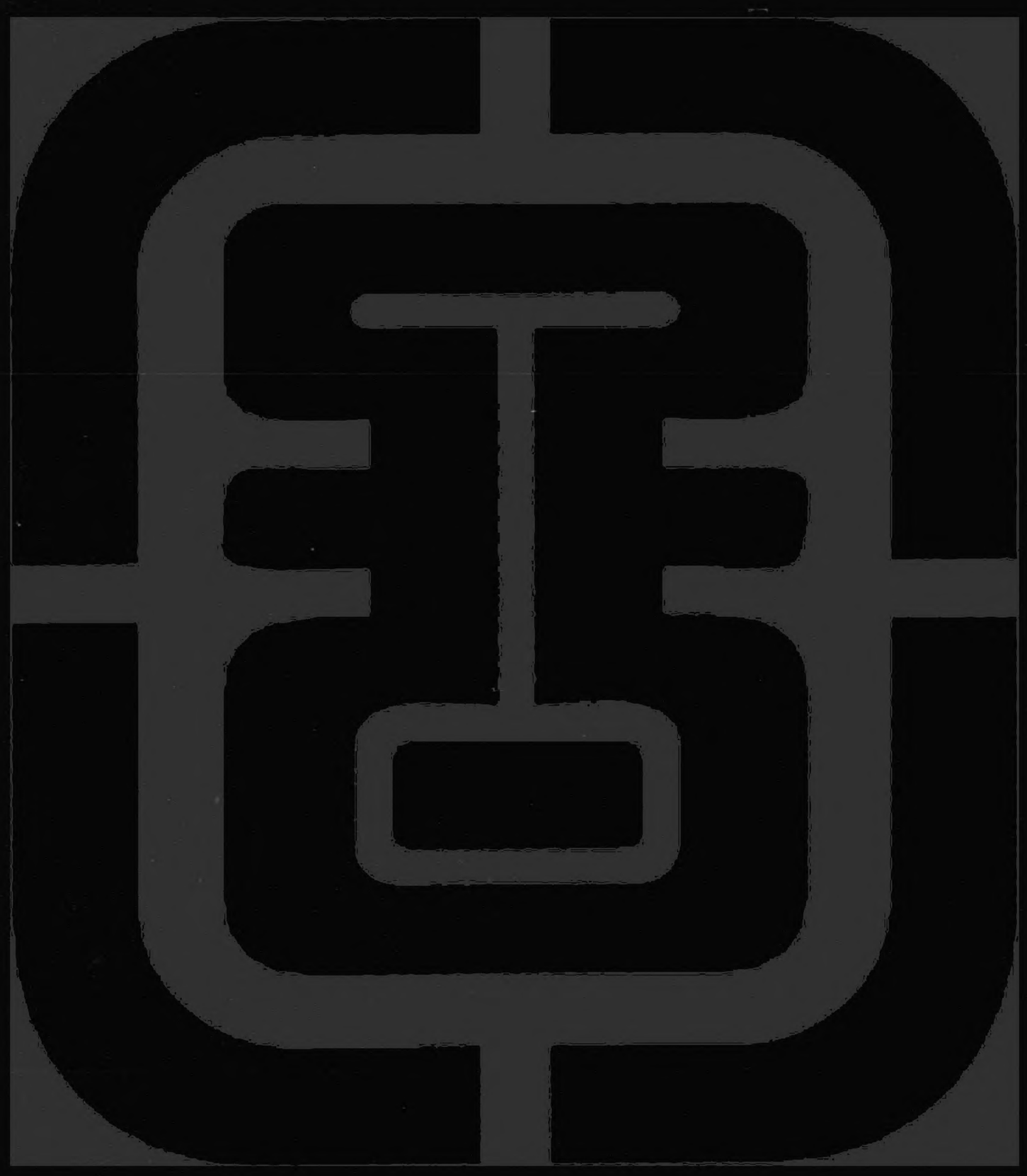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十六

太平廣記發後此百二十卷

息知所當令人不變

如蒲萄酒人皆自飲前後共飲之莫味飲之過沉水而

風土記曰彭城張文遠為廣陵郡

崩後古今相傳相繼而飲

京都帝國圖書館藏書之印